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15443/2108

(6)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尺牘

與邢州史太守

德業由人造而文章必自心生古人述作不相襲也  
若以游夏之德合以班馬之文抑亦可以為成人矣  
懷此有年徒勞寤寐乃承褒獎謂可媲美坡公僕於  
坡公無能為役若心之所嚮往則亦不敢不勉旃也  
台臺江左名宿大雅模範但邢州久屬鄙陋今乃得

哈爾濱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男務彤編輯



所瞻依彼宋廣平郭守敬劉秉忠之流範今人獨不  
可嚶嚶而慕乎是在作養而成就之耳高吟成帙想  
不後於歷下也願以他日請教

與白方五

連日讀趙忠毅公文集吾邑前輩可採輯者尚多知  
解元馮仲昌之俊才高第職方公父張栢菴之敦練  
淳謹王槐揚之善書得名其父邠州學正王子新之  
操守不苟中書舍人魏紹川之倜儻能文先母舅庠  
坐張庸周之苦學有志皆宜附於人物之列者而舊  
誌僅列其名未有片語之褒爲諸生者則並其名而  
不列嗟乎千秋萬世草木同腐誰復知者夫一節之  
善君子不棄况以煢煢下世而賢者又不爲之表章

則後起之士何所矜式焉闡發幽光責在吾輩願與  
老親臺共存此意也忠毅公銘文甚多又宜採入

與孫徵君鍾元

今春因病請告四月朔輶車始發於張義門紳士餞  
送者蓋數百人自慚無功德及於民物久宜引退况  
二豎在於膏肓實實不能去吾非以易退爲高也晤  
蓮陸况知老先生許其有知止知足之義某何足以  
當此哉向因暑熱僑居敝郡七月中元後始返家園  
念老先生年愈邵而德愈進孜孜不懈未嘗一刻不  
以學問爲念聲氣爲懷誠斯世斯人所託命者而跋  
涉未便翹首蘇門我勞如何繹堂沈老公祖當今海

內大賢也昔在中州久已景仰高山敢爲紹介竭誠  
拜瞻敬聆一夕誦勝讀十年書矣

復庶常李維僥

蒸惟老契丈台臺鑾坡侍直才雄萬選之錢鷄樹採  
華香含五色之筆行見卿雲呈瑞載史筆於螭坳紅  
藥翻階代王言於鰲禁何期定省之方殷忽有苦塊  
之大故聞之痛悼無緣奔馳雖素車白馬之繁恫而  
炙鷄樽酒之尚缺蘭札來自江雲捧讀之餘不覺心  
馳於豫章也牲醴之儀伏冀叱名致之靈几之前若  
生之近况栽花種竹督課農桑而已舍侄僥倖鄉試  
二犬子下帷益勵其所學他日或得奉教於大君子

不至墮落以辱家聲未可知也

與辯若弟

向接手字知欲爲江淮之游丈夫處世自當放開雙  
眼豈有終日昵昵兒女子閒者但今路途多險暮雨  
瀟瀟江上村不能無世上如今半是君之懼也昔勾  
踐好游而孟子導之以囂囂囂囂之道在我不在外  
也今三年之內所應爲者甚多恐無暇耳賢弟其且  
安意以處發案上之奇書繹四子之要旨則名山大  
川不越跬步而得之矣會試錄一册寄覽侄女當令  
之誦女兒經三字經昔忠毅公有教家二書卽此煩

尋一本致之長安吾曾祖養生弗佛二論並希寄來  
兄將重刻之

復盧爾唱

讀來教知賢兄大有領悟所言學庸論語孟作鳶飛  
魚躍觀甚是但愚意鳶飛魚躍亦盡作學庸論孟觀  
耳又云行不著習不察未必非舉業累之此言似是  
而未盡然從來大儒如程朱薛文清王陽明諸先生  
那一箇不是從舉業入門的只怕無明師指授則聖  
賢傳心之法只爲博青紫之具甚可歎也今世有曹  
厚菴先生誠可謂躬行實踐者賢兄奉爲模範足以  
不虛此生若不佞者雖粗知梗槩而於克己之道未

能實用其力不敢自欺以欺人也願共加勉旃

與弟辯若論文

近日之文鬆靈中貴端鍊清虛中貴精到不欲其郊  
寒島瘦也觀墨卷則各體備矣

從來善用兵者必有心腹精銳之士以先登陷陣治  
舉業之道亦猶是也蓋戰陣勝負機在俄頃舉業工  
夫亦在風簷寸晷自非精熟難以得力矣張觀海所  
謂水火集者誠舉業之金針也

舉業一道如裁衣如造室必有體製若寬窄大小不  
合於式則不可衣而居之矣起疎提密中疎後密一



定之法也

謝朝華啟夕秀自古格言若塵飯土羹已經小兒搏  
挽千百次誰能過而問之耶新科房書宜看歷科墨  
亦宜澄汰運用之妙在心固不以多爲貴也

清夜月明此時文心十倍蕭寺中想更有會心也將  
攜斗酒過之

文者心之所顯也故必先養其心心定而氣足氣足  
而神全則文之能事畢矣今文古文非有二義

趙忠毅公文章氣節世所共知而舉業之精妙者往

往匪夷所思所謂胸有萬卷筆無點塵由其得于學  
者深故心境澄徹識見高明以緒餘爲之自不可及  
吾師乎吾師乎

與郝雪海

天氣暑熱晤客稀少竟不知台駕東出潞河又不知  
鍾元先生親至貴庄有此一段奇緣老年翁不可不  
加之意此事非大聰明人不能領悟非極沈潛人亦  
不能造詣不然如王龍谿王心齋周海門之流皆流  
入于異端而不自知矣今既有孫先生老年翁與鳧  
盟則德不孤立亟亟商量一番尚可爲也過此則老  
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耳

又

道之至者四子之書盡之矣漢雖訓詁未大失也六朝而後決閑踰防橫流潰溢天理幾滅王仲淹韓退之盡其大而未細所謂由也升堂未入于室陽明負不世之才晚而反入于虛無今之爲學大旨在于崇正辨邪愚意自荀楊以下皆細細詳觀以察其是非而天命人心之極直示人以知所宗則淑世濟人庶不負天之所以與我者惟老年翁留意焉

與楊猶龍太史

今日吳梅村札來云溫邢任沈南北聯驥正指年翁而言如弟者雖勉強效顰而才思舛淺未能縱橫夏秋之闕擬盡發案上諸書讀之或者少有進步耳連日讀佳集將半但覺芳蕤襲人明霞入牖豈獨第一人之私好乎有心者想共見之也

又

喬文衣云書綾精妙絕倫欲往觀之然未敢造次必得黃柑數十枚佐以涑水新釀挾客如賈耘老輩者

方可耳不則未敢唐突雪齋也

復葛曲陽

諱綏

向於劉永生扇頭得誦新句茲捧芳訊展翫鴻篇如火齊木難觀者辟易而書詞高明又不以風雲月露爲懷知生平得力非獨文字閒也第理學一字言之今世鮮不以爲迂怪而聲律之學又往往非淫則誕卽有歷下弇州復出亦未易起而正之也方今理學有曹厚菴先生詩學有吳梅村楊猶龍諸先生不肖謬附莫逆而二者俱未有當焉獨設心制慮循循於名教中則不敢不勉乃蒙褒揚過甚豈嗜痴之好不

遺於葑菲耶感且媿矣臨楮不盡

荅高忠憲子高

手教叙述高邑及令先君始末令人慨然此固生平之所素聞者而近於華峯顧兄處又屢寄家藏之書今承惠數種有已見者有未見者自當詳細讀之以窮其旨趣也朱晦菴之後許薛皆係嫡傳陽明見道未真遂流於虛浮在當時已有非之者而顧涇陽闢之尤力令先君資學清淑自當繼文清之後私心竊慕無日忘之况通家誼重乎前日於李石臺之出已託其加意而生之微意則欲並東林二字化却以復

同人於野之意未知有當否也

同人於野之意未知有當否也  
同人於野之意未知有當否也  
同人於野之意未知有當否也  
同人於野之意未知有當否也  
同人於野之意未知有當否也  
同人於野之意未知有當否也  
同人於野之意未知有當否也  
同人於野之意未知有當否也  
同人於野之意未知有當否也  
同人於野之意未知有當否也

與周茗柯春時

行期迫促未得細談衷曲每懷芝眉爲之悵然承教  
體用兼全之說誠爲有見然向來諸公議論不一多  
將體認差了認得體真用自不遺認得手便知會持  
認得足便知會行王陽明認得良知又曰無善無惡  
却是不會認得良知也孟子認得真故道性善勿論  
書本子靠不得若不從自心上認得真隨聲耳食如  
聽盲人指路必走荆棘矣天之與我渾然完全天爵  
章已明擴充之外別無擺脫工夫世緣紛紛先定其

在我者則自不爲外所挫也

復李伯潛

桃杏樹邊別我去而今已見雪花飛  
詳味斯語令人感嘆蓋大化運轉無一息之停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少者變而壯壯者變而老老者變而死古之聖賢未嘗不死其所以死者有道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之人悠忽歲時天之所以與我父母之所以與我者全未夢覺良可悼也賢契憬然而念及此豈徒爲流連光景之語其中亦必有所慨矣唯望留心四子之書講求性命之旨則愚雖遠隔京華不啻在几





答姜定菴

退處山樊積疴漸得攻治暇則南村東埭滌場納稼  
早上賦稅免胥吏之追呼至於君恩未報友誼難  
忘則未嘗不耿耿于中但樗朽恐無益于時而揣分  
似宜於三休矣承教自當遵誌弗忘驚聞大故不勝  
痛悼窮猿拘繫不得千里赴弔奈何行實所賜下勉  
爲誄詞以抒鄙悃于萬一也更望節哀自珍先此馳  
候孝履

復大宗伯龔芝麓

季夏二十八日得承蘭訊諄諄懇懇言無不盡夫牛  
李蜀洛敗人家國事何如引退聽其施爲以銷人我  
養壽命哉若老先生爲當今涑水海內屬望惟在斗  
山懷高尚之思恐生民立見塗炭惟宜休養元氣以  
起凋瘵不宜復事剋伐以致委頓也

與王遷安

前者志懷高尚馳慕松筠竊以大才偉畧不宜獨善  
其身以效山林之癯茲讀來札知邊工告竣坐臥馬  
脊鴈嶺之間銷鑠冷風酸雨之內遂使巖關紫塞屹  
然金湯有功 國家不小讀大什秋月當關朔風帶  
鴈及新刻諸篇又居然李杜聲律矣何政事文學之  
兼優如此也如此勤勞當事者自鑒賞而令支城完  
尤有例之可援耳

東環溪論詩

昔之善作字者至於三過筆可掛萬鈞之重以其意  
在筆先也佳作蘊藉高深吞吐靈異原不規規効法  
諸家而意與境全氣以神練不艱不膚莊處似少陵  
澹處似摩詰雖夙慧之不偶亦由思之湛於寂悟者  
久耳僭爲批閱不覺醉心

與白青玉

近日長安冷暑蕭蕭惟日手一編與古聖賢相對廼  
知此道去人不遠泛泛從事於詞章者無事也聞老  
社丈下帷葆園靜中當亦有所得鴻羽之便希有以  
教我也秋興詩嗜痂者過以爲佳然亦感慨時事而  
發恐未協風人之旨何老社丈之過爲揄揚乎令愛  
出閣粧奩之需自不可少薄宦何以助辯若遭此奇  
厄幸已愈念之念之想老社丈時時相顧不同於陌  
路所爲也

寄翰林羅老師

諱大任辛未進士南昌人

恭惟老師采芝商山追蹤綺用誠所謂節比金石志  
華日月者也滄桑以來身寄虎吻幸而苟免際盛世  
網羅謬側木天念吾師培植鴻恩何時不爲耿耿柰  
道阻且長未得便羽何意瑤扎遠頒不遺微末乎世  
兄年臺鳳翥高騫中秘所借以生色寓內已定正賢  
者發杼之時老師含飴高臥出處各得伏望加餐隨  
時朝夕怡悅臨穎瞻悚

與白方玉

吾鄉前輩唐有宋廣平自是千古隻品李贊皇之才與力膾炙人口或議其未純李文靖相業彪炳而文章不見於後世若夫文章事業理學兼懋者有明之代其惟趙忠毅公平蓋數百年而始得一人也儀型在望猶及身親見吾輩何可不拳拳服膺而事之也

與趙香雪

當此頽波橫流之時老社兄博雅自雄猶以為未足又進而求之聖賢實學非深心太力孰能與於斯僕所纂薛文清讀書錄壹册非有高奇可驚喜之論而上接考亭以闡揚四子最為嫡派非傍門可望其藩籬也昨青壇閣下亦極稱道德之不孤豈不然乎今以一帙奉覽想尋文悟義河津猶羹墻見之也觀始集徵詩學之盛於人心亦有所觀感焉

與李勝之

八股業童時所習也以吾邑中蒙學或未盡諳故有  
此刻然正恐盲人指路面冥山而問郢耳老親臺乃  
切嗜痴之好聊千古明哲張子房范少伯李鄴侯生  
平焚香啣禮正爲扁舟赤松等舉如神龍不可羈豢  
介以趙鄙書生濫邀錦玉豈可不知止足蓋以受上  
之知遇未敢啟齒今春夏勉曷報稱意於中秋前後  
懇請歸里不至久蔽賢路耳承至教爲荷不盡

與陸咸一

胡冲霄至捧讀大著理學則聞程朱之秘詞藻則兼  
歐蘇之長旁及詩餘片札亦莫不淹雅疊疊近代以  
來未之有也自當彙爲全集傳示來茲他日得執三  
寸管爲之頌述是所願也弟亦經年作老蠹魚而未  
加裁定不無煩襍之憂今寄舊刻一部望大方指教  
也人生何必京堂卽宰相亦時來則爲之耳豈果才  
德過人哉吾輩千秋不朽畢竟在於文章幸未至耄  
耄方與老年翁台臺共勉之耳

與姪勛纂脩先賢卜子集

古人之於詩如飢渴之於飲食衣服之於身體而後世之學者誦之而不知其義亦鮮能觸類旁通引而喻之觀子夏詩序何其曲盡也夫子言思無邪兼風雅頌朱註似耑言風矣頌豈有惡耶

詩小序當另爲一册古人說詩定有所本此未易輕註他日合朱註與呂東萊叅酌之方能名家耳

復葉眉初

茫茫斯世皆爭名圖利之人有留心二氏學者便自以爲超然物表矣而道之與生俱來者尚隔河山也弟於此潛心有年而不敢倡言之以世人好之者寡且恐蹈昔年南臯鄒先生之跡也偶而談及與有心者共留一綫耳熊青老前一茶之閒而議極相合此非勢利之交而性命之秘也至謂弟爲沫泗的傳濂洛正派敢望其藩籬哉

與李杜二閣老

介以庸才受 主上知遇之恩未能報答因病請告  
蒙恩休養得治夙疴實爲深幸然回首闕廷何嘗不  
中心徘徊行行且止也國家事大百姓待治如饑子  
之思哺所望老先生光贊密勿臻于太平弟在田閒  
受福廕多矣四月初九日已抵真定茲遣役上本謝  
恩並候老先生萬安

與友人

念金元明以來其傳於世者幾人不覺通身一汗丈  
夫生世寧可灼灼一時乎是以邇來向近裏着已處  
思索一番隨即記錄亦欲成一家之言正之有道然  
淺植薄蓄未易言也其中是非有可教者幸教之

復徐寧菴內翰

讀佳作不欲復作文字觀惟當焚香靜對鄙各自消  
耳游魚水泮野鳥花明如此情況與堯夫白沙未知  
孰爲今古也至筆法之妙居然右軍豈非形上者不  
遺形下無意於工而自工歟聖道久晦以功利詞華  
爲第一義得老先生與厚菴振起而倡明之誠世道  
之幸也捧誦之餘欣快何如

與孫北海先生

前者輶車南指老先生遠出餞送路傍觀者爲之感  
嘆他日好事者繪圖以紀之其中龐眉皓首衣冠甚  
偉者則退谷先生也但不知長安此時丹青畫師有  
解人意者否如有則亦不可少此一段佳話耳四月  
初九日已抵澈郡原有祖業小房遂而栖止閉戶偃  
息在床不敢與一毫外事惟是學道一念時自警惕  
確然可以自信者而行之不倦則未之有得也



與大司寇梁玉立

昨豐貺下頒又勞綱紀遠至下里深用銘刻謹耑役  
申謝前在郡城雨後同友人至雕橋及貴莊白棠遂  
至曲陽橋禪院稻田千頃高咏摩詰漠漠水田一聯  
覺形神之俱遠書呈大教歸里後躬親收穫之役始  
知雞犬桑麻閒另有一種風味然野人之事不足爲  
老年翁道也

復太原周太守

恭惟門下筮仕之初固已心切儀型至于今春始遂  
良晤知道氣深沈汪汪千頃之波豈近日片長自矜  
者所能企其萬一卓異特舉藻鑑公明而異同之論  
徒紛口舌部覆確然可以令循良吐氣矣至於某之  
圖墮何足以比擬古人唯是我輩生居 聖世亦當  
求爲不朽之事而齷齪于富貴利達中轉瞬埋沒故  
常惻之而自礪耳旣承雅教敢不獻醜倘督誨其所  
不逮庶不至墮于迷途矣

復葉眉初

兩次翰教極承憶念之雅且讀大著西北水利東南賦役諸篇洋洋灑灑王佐才也然久屈枳棘自當翔步天衢以造福於蒼生耳家兄降調原屬無妄之災截鞭留鐙自有公論某素志林泉每形言詠不知者以爲盡道休官之常語耳其實麋鹿之性出於誠然今乃得遂初服長安熱鬧場中翻雲覆雨不作是夢想也草復並候起居

與大宗伯龔芝麓

前有一函周茗柯持上想已達台覽矣冢宰司農俱滿望轉移而當今海內晏安所重在于禮樂故寅清之地非公不可耳知犬君子道力堅沈無所動于胷中也聞揆席亦有欲高尚者佇埃金甌早覆以慰蒼生之望弟之近况無足道者入春以來日以栽花種菓爲事性之篤喜良在於此雖身病稍減而心病則猶昔也安得海上良藥療我積年沈痼乎

與史省齋

昔顧涇陽先生云海內有十三箇好巡撫十三箇好提學則天下太平余每佩服斯言今觀老年翁台臺之爲文宗而嵩高大河之氣爲之發舒洋溢則益信起衰之非誣也但向來尚未見試牘希惠數冊非但慰岑寂實以開茅塞耳何誕老掌科有中州之遊景行有素冀聆新教握手披肝又不待卮言之諄諄矣

與孫北海先生

孔孟以後學術所以不明者總由於不知物耳物卽明德明德卽性新民又明德中事也以此觀之更爲顯然朱文公像如有畫工希命之畫一幅當奉工值也

與周子倂

劉伯溫天文策豈在江都之下真是如數家珍元朝  
得士如此人而不能用於知帖括中有伊呂耶

與史及超

憶昔迨隨館閣每欽曲江風慶蓋道心靜深包括一  
切豈世之炫才露能者彷彿萬一哉而虛懷下交不  
遺糲朽贈言珠玉此則伏處蒹葭未嘗一飯敢忘者  
也榮轉密勿兼判儀曹甌卜在旦夕矣

與耿又樸翰林

前歲過承惠顧又賜同門硃卷玉筍之班他日定當  
驥首風雲彙征皇路也生連年櫛戶息影而聖賢之  
書未嘗敢離於心乃知吾人安身立命惟此義理之  
腴爲雋永耳契丈暫假歸里讀書論世王佐之才裕  
於斯矣豈猶夫人之雕篆取悅目前者哉

復梁葵石

久不修候可勝渴思老年翁頤養倍善承教下詢  
內養之事弟稟賦單薄故五十六歲卽請告歸里使  
當日僕僕長安道上則今日已在古人之數矣每焚  
香閉戶休息身心覺有安頓處一切龍虎鉛汞之說  
無所用之似亦稍有得力老年翁虛懷愍愍得無問  
道于盲耶慈雲至槐水適有舍姪之喪不及款洽化  
緣之事料不能行

與宋牧仲

昨台駕之行甚速未得盡一觴之敬不勝戀戀梁園風雅已付使者貴鄉詩人文人河洛之英靈也焉可令其湮沒而不見於後世乎弟意以為老世兄加以批評而重梓之則魯壁之古文復出而合浦之明珠再還亦不朽之盛事也

與白見先

昨楊體乾扶病來晤亦足見其向學之心老而不衰甚可敬也今之少年非自暴即自棄與草木同腐而不及草木之開花結實君子悲之但所示總旨皆講章所有未能有所發明似不必付梨棗耳

與張元裕

葵花灼灼向日亦自可愛張仲蔚蓬蒿滿逕中物也  
雖不及淵明之菊茂叔之蓮然視沈香亭畔木芍藥  
未必肯以彼易此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一目錄

傳

趙郡張育華先生傳

斗山高先生傳

暄山吳先生傳

南宮令仁寰彭公傳

李副使徵一公傳

糠粥先生傳

呂尚書豫石公傳

鍾僉事伯敬傳

譚孝廉友夏傳

李葆甫先生傳

奉直大夫德珩杜太翁傳

嚴母陳太宜人傳

孫徵君先生傳

申鳧盟傳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一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傳

趙郡張育華先生傳

張公諱居仁字叔廣號育華趙州人

生而穎異七歲能賦詩十三能文章十八舉茂才于書無所不讀每

試冠軍有司咸器重之順德司李隅陽陳公春秋名

家以公家世春秋延為西席蓋公父活泉公以春秋

舉嘉靖甲子科兄可齋公又以春秋舉隆慶丁卯科



故一時推公爲麟經獨步數奇凡應鄉舉者六萬晉乙酉始舉于鄉越己丑成進士仕晉之高平不善逢迎失當事者意陰中之降高郵州判尋擢山左城武令以倭警擢知膠州不一載又爲忌者所擠降湖廣布政司照磨時播酋楊應龍跳梁西南大擾大司馬長垣霖寰李公奏公叅佐大將軍劉挺軍事乃用火攻青龍圍楊酋授首公以督軍勞瘁軍中往來檄草及露布文盡出其手力疾磨盾吐血如流竟卒于蜀叙功勅贈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予誥建坊署曰平

播精忠歲給粟十二石養其妻子云初公爲諸生時常遊長安醉騎驢行逢英國張公高吟不下爲騶卒所呵公夷然不屑也觀者異之旣成進士又出荆石王公穎陽許公之門在長安爲時望所推公之師友如茅公鹿門李公九我邢公子愿趙公夢白魏公崑溟公之同年如焦公漪園董公思白黃公慎軒莫不推引恐後然而公高才絕學睥睨一世嗜酒謾罵遇俗士多白眼是以屢觸物忌不獲躋公卿列至其忠耿愛君屢謫不怨日擊不平水火蹈之不負知己沒

于王事有古人風著有春秋旁訓春秋酌意詩集刊  
有十二家唐詩三體唐詩皇明詩統明雋昭明文選  
宋鶯池詩于世 魏子曰趙郡人才淵藪唐之諸李  
最爲顯著明代則當推首育華公矣公以高才迹似  
放達仕未大顯然平播秘謀實出于公霖寰一代豪  
傑匪公才何以舉卒以勞瘁殞蜀疆蓋有伏波之風  
其視世之沾沾內顧死兒女子手中者爲何如也公  
之孫光昌與余遊爲詩能文有鳳毛不愧公而家徒  
四壁又令人不能無感云

斗山高先生傳

高三位保定之新安人也其先自小興州徙畿內者  
諱鵬舉七世祖諱應金應金生善官善官生先生幼  
而至孝生母崔氏蚤捐館先生撫養于祖母及繼母  
俱能得其歡心弱冠讀書不務章句之學嘗言曰今  
世之所謂學者以纂組詞華紆青拖紫爲務聖賢視  
之士苴耳昔有元之世吾郡有劉靜修先生其學上  
接關閩濂洛卽吾世而去椒山先生未遠其流風猶  
足慕也柰何以俗學自圍而不求進適容城有孫鍾

元先生者學古人之學者也先生折節下之於是學益深遂見道之本原顧生當明季不欲仕獨優游於田野歲時伏臘招延親友飲酒賦詩以自樂然其趨履端方不苟又非縱情稽阮之比建家廟置祭田凡宗族貧乏不能振者賜給無倦而友于兄弟尤篤治家勤儉教子有法以崇禎壬申年三月十七日卒于里享年六十六魏子曰余里居時每聞前輩言燕趙長者多推斗山先生先生好與孫鍾元孝廉遊觀其所交蓋天下之大賢也世棄君平龍蟠不屈豈知時之不可爲而不爲者乎其子似斗鳳翥鸞宮大司馬太司寇佐興朝天子定太平一時稱爲名臣福澤及於子孫先生之隱德顧可量哉

公諱履中字玄炳  
 祖山其號也籍金壇為兒時讀書  
 便知解會如夙授  
 有作文意度空濶無意求工如海  
 風自邇有波濤萬  
 王之勢後折節苦研貫綜典誥涵  
 茹百家一範千矩命  
 雖醇歛而渾渾灑灑自足牢籠  
 當世二十餘歲始補  
 博士弟子員負大志不事米鹽  
 細故筆耕硯食弗以  
 貧為苦束脩不私啓悉封遺父  
 建濱先生郊行獲遺  
 金佇立竟日不見有覓者爰以  
 金投之寺僧時萬曆  
 辛酉鄉湧醴泉三日夕占者曰

暄山吳先生

公諱履中字玄炳  
 祖山其號也籍金壇為兒時讀書  
 便知解會如夙授  
 有作文意度空濶無意求工如海  
 風自邇有波濤萬  
 王之勢後折節苦研貫綜典誥涵  
 茹百家一範千矩命  
 雖醇歛而渾渾灑灑自足牢籠  
 當世二十餘歲始補  
 博士弟子員負大志不事米鹽  
 細故筆耕硯食弗以  
 貧為苦束脩不私啓悉封遺父  
 建濱先生郊行獲遺  
 金佇立竟日不見有覓者爰以  
 金投之寺僧時萬曆  
 辛酉鄉湧醴泉三日夕占者曰

庚子齊寧文集選  
 卷之十一  
 四  
 龍江書院

泉爲解瑞應有厚德戰物澤被函宇者出而名世歲  
秋公果舉于鄉如蘇門謁直指稍置鮮衣建濱先生  
責其志侈公乃永貯之心凡歲時讌會俱布素未嘗改  
初服下第歸茅楹數椽非稟建濱先生命趾不敢踰  
闕每夜非讀書不敢就別室侍立至夜分命之寢乃  
敢就寢乙丑成進士筮仕行人一使夔蜀再使榆關  
翠薈垂雲鶻亭魚腹多所題咏持節還擢侍御史代  
巡洋剡方抗疏論事以下外艱抵家形骸哀毀公春  
秋已邁嗣息艱且日夕然于王事髣有二毛史孺人

勸爲廣嗣計公喟然曰八步多艱遑恤我後孺人曰  
獨不恤祖若父耶爰聘沈孺人生伯子初及祉與祐  
崇禎七年復任畿南直指彰德鋤強郡邑望之若神  
邢臺吳道明有奇績特晉列賢祠寧晉栢鄉諸邑烈  
節者六人爲之表其墓傳其事是時溫與王兩相黨  
內監以售奸公力劾之極論體仁深峭初厲應熊擠  
善朋凶豈可令偏心小人側于宅揆之地也疏三上  
舉朝震動聞者縮舌二相欲殺之上憫其忠第降級  
示懲上用中官鈐制外臣驕橫特甚公痛言宦官不

可用列陳欺蔽之害自是益深忤貴近意復條陳驛  
遞宜清津糧宜酌籌畫俱當上旨因怒權奸事遂寢  
八年夏四月按部廣武慮將士無固志單騎赴關  
馳二百里歷閱關隘衝緩有差紹寧管大史贈以詩  
曰細窺囊草凝雲塢毅立磚花捧日紅一飯未能忘  
鉅鹿六朝誰不仰書驄洵實錄也入報政掌河南道  
印九年六月丁母憂兼程抵舍十三年起爲北畿督  
學使夤緣竇徑爲之一洗及莅任黜輕浮崇古雅北  
方之學者翕然從之閱卷不假他手文章道術海內

所望爲山斗者受知于公指不勝屈十六年遷大理  
寺丞法務明允一時廷無寃獄十七年召拜戶部右  
侍郎署尚書事時餉匱不繼公酌復常平法焦勞粗  
就閱月而京師陷至尊投繯公抽佩刀欲自殺僕子  
方抱持之而賊已扼其吭賊素聞公賢欲授僞職酷  
刑逼公不屈有誓死詩云夷齊死後人倫在逢比生  
前吾道窮誰誤蒼生傾社稷到今惟有訴蒼穹旋里  
病臥不復起順治六年三月初七日卒距其生於萬  
曆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享年六十有三魏子曰崇

禎甲戌之歲余以觀風蒙公首錄及壬午應大比試  
復蒙首錄其獎借之詞卽以國士見許也鄉薦後相  
晤燕邸談笑欵洽移晷弗倦卽道其生平所以爲學  
者以相期望余旣素懷骯髒又得海內大賢焉以爲  
之師私心以爲射策遇主可相依以建功名于世耳  
癸未下第後櫪戶山中逆闖播虐天日爲沉聞公抗  
節不屈私心壯之所幸天留碩彥優游林泉爲世楷  
模名教攸關重矣乃聞公騎箕歸天嗚呼泰山梁木  
頽壞興悲淚不禁傾河倒峽也公剛直不屈似汲長  
孺通達國體似陸宣公愛獎後進似李元禮使龍髯  
未泣而鹽梅借調則其利社稷福蒼生當更有出古  
大臣上者何用公不早用公于萬不可爲之時也可  
勝歎哉雖然天以完名全節付公而諸子初與社祐  
復燁燁能自立讀遺書以世其家公亦可以含笑於  
九原矣

南宮令仁寰彭公傳

彭公諱七弘號仁寰錦州人以癸酉舉人於崇禎十  
五年壬午知南宮縣事輕刑杖革火耗平訟獄禮士  
紳一以廉靜為政甲申三月流寇繇順廣將至南宮  
公集紳士耆民人等誓以死守有告公降者公曰奉  
命守茲土無降理即城不可守余一人任之或又為  
公妻子計公曰身且弗卹尚計兒女輩耶邑人感公  
言從之既而賊至城破偽權將軍劉芳亮執公逼公  
降公厲聲曰頭可斷身不可降又索印急公厲聲曰

身漢堂文集選

卷之十一

八

龍江書院錄



吾將攜以還朝匿不與賊怒將刑執刃者曰好官好  
官苟降爲汝請命公又厲聲曰殺卽殺耳誰請耶殺  
之白氣上昇首懸城門經月面鬚如生刃者驚曰吾  
夜夢公爲城隍神矣赴廟焚香識之芳亮曰自破潼  
關迄河北以來僅見此人弗問其妻子并貸百姓邑  
士民數十人收公身首葬城南號哭之聲震動天地  
卽於墓前立祠塑像祀之像頸有裂痕塗之復裂如  
故邑人曰此公志也今存之公二子可恒可豫也

李副使徵一公傳

李公諱申字徵一號潛灘順德府南和人性純孝甫  
勺舞讀書不輟聲徹戶外父患疾幾危與婦焦氏侍  
床褥嘗湯藥數月衣不解帶日夜號泣露禱求以身  
代父病尋愈明壬子補博士弟子員食餼於庠甲子  
登賢書領鄉薦自以起家寒苦益節儉歛束減舉火  
資購名書數千卷纍纍蒲篋笥一切世味澆如也歷  
試禮闈不第謁選得河南彰德府推官啣命而往有  
澄清之志黜下多豪滑蠶食里閭脅抗官府有司莫

敢問莅任卽嚴訪置之法自是羣奸遠遁古蹟華林  
園銅雀臺以及九華宮玳瑁樓土人多掘發金珠爲  
利至岳武穆稽侍中韓魏公等諸先賢墓亦不能免  
乃痛禁採樵犯者罪不赦理彰五載諸臺使者考績  
報最陞戶部廣西司主事權臨清鈔關旋里讀禮訓  
課子姪輩閉戶讀書悉得成立性渾厚誠懇與人言  
笑油油如也而行顧抗直不作佞纖趨態自貧賤  
至仕宦衣皆布縷食必粗糲值歲凶道路剽掠父子  
相食省已用哺餓者二百石貸人數百金皆以凶故

焚券不責報仍勸人以節儉力勤固窮安業鄉里人  
德之服闋補戶部員外陞卽中尋陞陝西榆林兵巡  
道布政司右叅議榆林遠在西鄙巖疆寒苦公清儉  
益力脂膏不潤常啖田家飲食閱文書吏持簿書關  
白至閣下驚嘆公處之自若也鎮卒多剽悍偶而月  
餉不繼忽然鼓譟餉司被辱營將不能制公單騎出  
撫諭大衆解散二邊稱之整飭三歲秩滿陞山東分  
巡充東兵河道按察司副使蒼山一帶賊首王俊焦  
二青等嘯聚至十萬會兵大勦身先士卒俊等授首

其流民被迫者盡爲招安全活萬衆壬辰秋感疾卒于公署邑人公舉鄉賢治府勘實申詳督學允祀魏子曰余常讀漢書見宣秉布被瓦器王良之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嗟乎古賢者之潔已如此乃若啟禎之間風俗奢靡接踵相尚變盈流謙勢使然也今觀涪灘公所行身爲方伯食甘粗糲雖古高節何以加焉數當變亂寇盜崛起鎮定不擾卒奏厥功蹟其始於可謂才守兼備者乎

糠粥先生傳

糠粥先生者高邑人也其上世出於贊皇避難乃移高邑八世矣先生居高邑之北鄙足跡不入城市幼習舉子業有聲食廩餼甲子鄉試本房擬第一卷值主司冬烘弗雋庚申選貢督學使者已取復爲大力者負之而趨然先生澹如也廷試後授文安縣學博士先生亦不辭與諸生講肄所尚者性命宗旨不屑屑帖括閒文安去通州密邇卓吾李老窆焉先生嘗徒步往弔致雞絮束芻呼天大痛蓋彭城老父哭龔

勝之意也旁觀者咸瞪目莫測其故未幾拂袖歸歸則結茅蓋頂繩床布被冬不爐夏不扇教子課孫之外未嘗與室人接作詩歌以抒志皆瀟灑無求樂天安命之詞親友至者無不少長與之欵洽有酒則設然亦不多飲遠近過廬者必式先生精醫算地里陽宅然皆不以此見年過古稀視聽益聰明書蠅頭小字步履如飛夜談至四十刻不倦其王彥方之流與其邵康節之亞與先生家貧蚤晚粥一盂歲歉益之以糠覈故顏其菴曰糠粥而自號糠粥先生先生爲

誰諱名世表兄趙忠毅公字之曰子文而槐水魏子爲之傳

呂尚書豫石公傳

呂維祺號豫石洛陽人由萬曆癸丑進士司李東充以孝弟感民民爲之化擢銓署清餽遺謝囑託抗疏近侍不許干預政事旋予假省親八年居家不附逆璫時天下方以講學爲諱立芝泉書院修明濂洛之學幾中危禍轉璽卿又轉奉常上防微八事作感遇詩有一心持素節丹日照常春之句授南少司農清慶侵冒以數十萬計履任五年餘餉可支三年授南大司馬汰冗登勇視政之暇復羣多士立豐芭大社

講明正學無何以父病乞養歸里侍父湯藥四閱月  
病致憂喪致哀旣襄事復集郡士立伊洛大社以守  
先待後自責疏進孝經請頒學宮時芝十八莖生于  
庭戊寅冬十二月流寇猖獗宜永淪胥攻洛陽分守  
北城率家人登陴防禦罄資勞軍士辛巳正月十九  
日賊抵北城縋家丁殺賊十數人賊相西城攻打日  
危守者有潰志公方食子呂兆璜等白之曰小子何  
知爲國家大臣與城存亡義無可逃况讀聖賢書所  
學何事揮璜等去曰此予見危授命時也及旦賊至

被執曰此呂尚書耶叱之跪應曰生爲正人死爲正  
神豈跪草賊卽轉身北向拜闕復西向拜父母乃從  
容就義公常曰我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  
玩躬行未嘗少怠每論孔曾相傳謂得力于戰兢十  
二字故曾子易簣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于毀  
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其自銘座右則曰不負美  
子不負知己不負所學所著有孝經本義或問大全  
存古篇明德堂集奏疏全抄音韻日月燈行世魏子  
曰自明道伊川之後絕學衍於考亭洛中得其傳者

或寡矣呂公生數百年之後當明季羣言龐雜正路  
榛蕪而獨重遺經着眼于戰兢十二字夫戰兢者卽  
修己以敬微旨也自古帝王聖賢罔不得力于此而  
世儒且以爲不假修持直証本體其言過高烏足訓  
哉若夫臨難授命大節凜然其學之不惑昭昭如也

鍾僉事伯敬傳

鍾先生名惺字伯敬景陵人也萬曆癸卯鄉舉庚戌  
成進士授行人歷陞福建按察司提學僉事一年父  
憂去職大計中人言服闋不起卒於家先生負逸才  
刻深好學而貌羸瘠力不勝衣性不樂與世俗人接  
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所睹者同輩飲集極歡獨渺  
然若失無酬酢賓主禮以是衆皆陽敬而實陰忌之  
然由是得謝絕人事專於書史嘗憾世人聞見汨沒  
故獨潛思遐覽深入超出當是時袁中郎之書盛行

其意以詩主性情期自適何取古蹈襲爲也始亦有  
所矯厲爲之而其流及於俚褻謔浪先生與同邑譚  
子友夏取古詩漢魏至唐末閉門丹鉛以冲淡爲渾  
厚以簡靜爲弘通觀人於微衆忌者取之衆習者落  
之世所傳詩歸是也先生改南儀司時曹務簡儻秦  
淮水閣閉戶讀史有所見輒筆之成帙題曰史懷多  
駁翻古人倦則歌管往來恣陶寫至遊人午夜棹回  
曲盡席闌兩岸寂無聲而窓壁燈火熒熒筆墨酣濡  
不忍收者視之嗒然伯敬先生也東南人士以此稱

先生真好學所至名山川必遊遊必極足目之力使  
蜀歷三峽入東魯登岱觀日出過閩陟武夷久客吳  
越盤桓忘返焉年近五十念人生不常悲淚自失若  
如說十卷先生雖僻冷至接士友以誠薦人惟恐其  
知曾咎當路書至半停筆思曰彼土有何士爲一言  
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後所薦友致毀先生先生待  
如故如譚子最名流其餘布衣窮餓得遺篇瓦石中  
表而出之前後著名當世者衆然居喪著詩文遊山  
水不盡拘禮俗伯敬旣死其書盛行天下皆竊附伯



敬以行或謂淳古幾失握景陵書囁嚅而不欲讀晏之楚人文繁興其才識刻深能自樹立者如伯敬之學亦未易測云史懷別爲書行世隱秀軒集十卷魏子曰余未及見伯敬先生讀其書及所選詩居然有隱秀之色

譚孝廉友夏傳

譚元春字友夏景陵人自幼通俊喜言詩是時同邑鍾伯敬方以宿學列縉紳才名蔚起海內嚮慕之則最推服譚子相引重爲莫逆交友夏聲籍甚伯敬取古人詩與友夏冥心放懷選詩歸世傳鍾譚由此遇攻訐不得志所至追尋山水躡屐扶筇遊久而歸歸卽復遊性孝友任家督一日薄暮取酒兄弟相對論學置餅飴蔬醴席閒佐兄弟啖母曰長若此可矣不須富貴也鍾公沒顛毛蒼然車牙豁所業詩與年益

進而瞻懷淒涼悲涕橫集丁卯年踰四十豫章李明  
睿主楚試得闈中卷取置第一先是楚監司成都朱  
公之臣亦深知友夏時屏車騎至寒河讀書處取其  
詩文且飲且讀以天下士期之及發榜得解天下之  
慕友夏者且謂詩不能盡窮人也其詩靈深澹樸乃  
其議最持平嘗於袁中郎詩有所裁斷彭年述之者  
中郎子也抵以書報曰愛人者不護其短傳世者精  
神佳妙不定惟俟人心目自合而其所不足人指爲  
疵類者安知可傳不在焉友夏舉于鄉丁母憂服闋

一上春官不第歸益取歷代史批閱又手訂所爲莊  
子名遇莊已讀大學衍義未竟北上中途抱病卒天  
下之慕友夏者於是累息欲噓又以爲詩之足以窮  
人也士大夫景仰風流至今曰鍾譚云友夏著鵠灣  
稿若干卷魏子曰勢極重者必返豈惟人事文運亦  
然往者王李以秦漢盛唐爲鵠海內翕然從之數十  
年後公安起而與角公安死未久景陵又起用其意  
而稍異要之于大雅均未有當也然友夏善讀書與  
袁述之書云人指爲疵類者安知可傳不在余則云

人指爲可傳者安知疵類不在乎焉得友夏不死而與之商此語也

李葆甫先生傳

李日燦字葆甫世居泉之清溪少有才名每試於庠輒爲一邑冠鄉試入闈文應售者屢矣顧以數奇終艱於一遇年四十以恩拔入辟雍文衡孔公司成揚公奇其文以爲國士先是清溪地僻而險又接龍潯桃原二縣皆山壑深峻林莽綿連逋寇窟穴其閒時出侵掠有司莫能捕順治乙未夏同令弟避居山堡中夜半賊驟至堡陷一家縲者十有二人拷掠以索賄貨由是公以憂逝葆甫時在他鄉疾馳歸哭念力

不能與之較將以身殉焉遂素衣詣賊壘泣而言情庶幾感動賊亦愛其誠禮貌遣之然諸子弟未有生路也葆甫乃募人伺賊閒察其巢穴四壁巉立僅一面可通而賊之守備亦甚設獷悍之徒殆數千晝夜椎牛享其黨思劫州邑葆甫謀於衆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我輩但患心力不齊耳何論衆寡哉率家僮百人攀蔓附藤蘿而上五鼓抵其巔以竹筒爲號分馳吹喊時賊方酣寢大驚擾奔潰因擊之蹂躪死岩石者數百人然賊勢頗衆旋糾合餘黨入縣界葆甫

則同諸親友及鄉義旅力拒破賊營砦數十轍亂旗靡窮蹙無計遂歸命於有司而三邑由是無寇警時有欲以功聞之朝者葆甫力辭之曰本爲雪親之恨保全桑梓豈敢邀賞爵哉迄今年六十餘有官未就結廬湖山之陂左圖右史殆將終身焉

魏子曰余讀古人書至於射書辭金及讓侯封之爵而不受未嘗不垂涕想見其人也以爲古人大節磊磊殆未易及今以所聞厚菴之伯父李葆甫先生生資孝友蹈死殉親一軍慕義遂剪鯨鯢之巢不特報

寃地下而萑苻寧謐地方之受其保障多矣若其學問宏深文章爾雅所著述甚富足以藏之名山而留後人之咀味又其餘也斯豈非豪傑之士乎余故樂得而述之以備後之採擇焉

奉直大夫德珩杜太翁傳

公諱珥字德珩澄城令於盤公之季子也澄城令三子始以伯子任詩書仲若季耑務力田伯子學成補博士弟子員既而以寒疾不起澄城公乃令仲子仍務力田而德珩公攻舉業蓋成童而後向學不數年遂遊黌序聰穎非人所及云公孝友篤志事父母承顏順志諧其歡心事二兄謹甚起居飲食如一讀書有得每講晰至中夜不倦有一味之甘必推而共之性骯髒不羣親友至者往往促膝飛觴博奕投壺

酒後耳熱頓足起舞歌聲如出金石每愛蘇東坡大江東去之詞不屑屑柳耆卿楊柳外曉風殘月也四方文學豪俠士每恨交歡公之晚庭訓慤慤獨得舉業正傳常曰作文以理爲主而詞與法俱不可廢泛駕野戰非範我馳驅之道也長卽子靜天才旣高而磨礪砥礪之者無絲毫取類太守范公成六課士書院首拔識之以爲精金美玉之文崇禎己卯遂登鄉薦出曹秋岳先生之門一時文名赫奕公自處益恭敦睦族黨褒衣博帶徒步里社遇農夫樵子與之語

油油不忍去故人窮親有過從邀請者未嘗以倦辭其縉紳大夫連車騎盛晏會者每謝病弗往蓋愴然物外不以事物累其神明矣甲申值鼎革之際公慨然曰篤志縹緲弗獲遇命也况性癖耽酒今當時事境聊以卒歲耳安能操觚濡毫沾沾求利祿于風簷寸晷閒乎遂長揖學宮不復與試事惟時時督諸子誦習經史聘博洽直諒者爲之師友諸子風氣日上相繼入庠序有雋聲天倫之樂愉愉如也辛卯疾作

八越月已有起色壬辰春疾甚遂沒年五十七歲遠近親友莫不嘆息閭里爲之罷市云

魏子曰余自垂髫時卽識子靜於樂城道中未幾遂同筆硯於恒陽書院交莫逆也然未得登堂一拜德珩公至今以爲恨時聞其軼事高風曠致如天半朱霞令人可望而不可卽其古之達者與至于敦尚物恒言爲世法行爲世則持身訓家恂恂退讓如不及則又陳仲弓王彥方之流也仰止景行何能已已

嚴母陳太宜人傳

太宜人陳姓清溪之望族也賦性端淑自幼通孝經喜觀劉向列女傳父東曙公家號素封衣飾粧奩頗豐贍然太宜人喜儉約不事華麗于歸于封翁嚴先生也修行婦道有提甕出汲之風是時封翁爲諸生方下帷攻苦中癸酉科副榜聲名藉甚戶外之屨常滿太宜人則時時臂簪珥治飲食以供賓客無倦色士林咸以爲嚴先生有內助之賢其事舅姑至孝鷄鳴問寢不離左右每食躬親治之必精以潔舅姑爲

東坡先生集選 卷之十一 古 讀書時錄  
加餐稱之曰佳兒佳婦不但養口體直可謂養志矣  
舅銓選得居鄴遭流寇之難夫妻俱殉節死之太宜  
人乃同嚴先生負骸骨千里匍匐歸一路號泣擗踊  
哀動路人至里中則家徒四壁立無以爲生計牛衣  
相對或至不能舉火太宜人曰先生坐守蓬蒿室人  
卽不謫獨奈何抱所學而空老爲于是嚴先生出游  
於四方四方之富豪長者感樂從之問字嚴先生據  
臯比而爲之高談雄辨太宜人亦不以家事相聞問  
樂羊子妻之勸夫績學不思也是時存菴與其弟俱

幼太宜人令之早就塾師夜則篝燈讀于側太宜人  
躬自紡織寒冬酷暑不少輟辛巳壬午歲大饑米珠  
薪桂太宜人猶擘麻泉以供盤飧每泣誨二子口爾  
大父大母沒于賊難家道伶仃如此爾曹若不奮發  
自勉何由克振家聲爲爾父母者何日解顏耶存菴  
兄弟長跪而泣曰敢不勉力以負母氏之教于是大  
肆其力于經史古文而諸子百家及漢魏三唐之詩  
賦亦莫不咀味其菁華存菴年十有五補博士弟子  
員後值郡城多故竄匿山谷閒寄廡賃春艱苦尤甚



或午爨不繼採菱角豆莢而啖之謂存菴弟兄曰爾  
等他日富貴無忘我母子咬菜根時也甲午存菴列  
賢書聞報日床頭僅貯麥二升出以餉之謂封翁曰  
我喜此子有今日我悲舅姑不見此子有今日也因  
泣數行下辛丑存菴中式南宮甲辰對策狀元及第  
太宜人爲之色喜然不忘訓誨常曰汝勿以少有進  
步遂忘砥礪當恪恭盡職以報 朝廷丙午存菴請  
假歸里班衣戲綵居踰年太宜人促之北上曰我爾  
人強健爾當及時赴任爲

聖天子啟沃纂述以輔太平之大業迨庚戌恭遇

覃恩封翁封奉直大夫內弘文院侍讀母封太宜人  
一時象服冠佩焜輝閭里太宜人不改寒素之舊午  
夜燈火熒熒猶課子婦扎扎機杼也嚴氏聚族而居  
太宜人處之以和肅之以禮凡尊卑上下無不悅且  
敬焉而於諸昆弟子姪之貧困者尤加矜恤蓋天性  
慈善始終如一日云存菴受

上之眷日侍左右倚馬作賦文不加點端凝厚重人皆  
知其爲公輔之器他日必能爲國家興建太平之業

然皆太宜人教有以成之也存菴性至孝每以板  
輿迎養太宜人以山川修阻堅不肯就年過六旬有  
二遂溘然仙逝然其和丸畫荻媿千古之賢母遐邇  
莫不聞之鍾靈毓秀篤生存菴爲

聖朝第一狀元非母之積仁累義盛德在躬烏能食其  
美報如是耶余與存菴以文章道義交知太宜人  
之壺範有素因摺摭其遺事而爲之傳他日史臣彤管  
流輝續列女傳之後曰嚴狀元母陳太宜人其亦有  
取於此也夫

孫徵君先生傳

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祖臣嘉靖  
辛酉鄉試由沐陽令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以  
廉著鄉里有長者稱父丕振邑諸生學使者以文行  
擬儒官公兄弟四人兄奇儒奇遇著名膠序弟奇彥  
爲武城宰兄弟相師友皆砥礪名行少爲閭黨所推  
公十四歲入邑庠謁楊少保補庭補庭問設在園城  
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  
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補庭若忠愍公子

也明年以高等食廩餼十七歲登萬曆庚子京兆榜  
與定興鹿伯順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不爲口  
耳章句之學相與講習討論取諸儒同異而發明考  
証之中有自信人卽辨駁不顧也二十二歲丁父艱  
哀毀成痢病喪葬一準古禮偕兄若弟結廬墓側不  
飲酒不食肉不御內者三年服甫闋旋丁母艱既葬  
倚廬六載如一日督學使者李蕃具以事聞特旨建  
坊旌其孝公家固蕭然值兩親喪葬之後產益落囊  
殮常不繼邑中富室有願以金粟貸者及邑長欲以

事屬公關白一言者公皆婉辭力却每至絕糧輒割  
郭外田易粟一日與伯順公自辰講論當中飯時蒼  
頭始持豆麩作羹以進而食貧自甘若將終身以父  
母未伸一日之養遂淡然仕進從憂思忍鬱中灼見  
功在慎獨而名教自任義之當爲不少退避邑紳士  
范薛等被誣禍將莫測公同伯順跋涉風雨中白之  
當路始得平天啟乙丙閒逆闖魏忠賢竊柄毒虐忠  
良左僉院光斗魏科都大中周文選順昌三君子皆  
與鹿公爲友於公有國士之知當左魏被逮時僉院

遣其弟光明科都遣其子學泚相投周文選順昌寓書有一身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公義激而起時鹿公贊孫高陽師於榆關其父鹿太公出身營救於時厥衛嚴緝爲兩家子弟計棲身之所上書孫樞輔公求援畧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竒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丘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墻之士與歌黃鳥昔盧次梗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爲行哭於燕

市曰諸君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平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丘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梗敢望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尚負慙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庵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於中稍一幹旋且有出德涵上者樞輔隨具疏以關門事請入覲面奏機宜忠賢聞之遶御床而泣謂孫承宗提兵數萬欲清君側奴輩必無噍類上卽馳旨止之僉院竟擬贓二萬科都五千嚴期追掠公

深念南來者未必卽至且科都介節家無以應與鹿太公張果中謀義助完贓炎蒸策蹇奔走數百里外釀數百餘金賚送都門而科都已斃杖下矣科都旣斃僉院之追比倍嚴公與鹿太公計僉院舊爲屯田使曾以十三場子粒爲定興開永賴之利又督學畿輔知名士悉拔高等約鄉民凡十三場子粒畝捐錢一文可得數十萬緡約青衿各隨心力或數錢或一兩可得數百金於是輸者雲集數日之內義湊數百兩送至而僉院亦斃杖下越一年周文選又逮其友

朱祖文先攜其手書至云某以迂愚拙直懼此嚴旨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只宜歡喜順受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力遣之歸所仗止一密友朱完天全賴吾兄爲之覆庇知不須多囑也時伯順已從關門入里與公計護完天北行復偕力區畫得數百餘金送都門而文選又斃杖下諸君子之不免於死虐斃方張凡素與往來者皆鑿戶遊跡無復過而問之公急難拯溺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害亦卒未之及也海內高其義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蓋公與鹿太公

張果中也保母奉聖夫人客氏與魏忠賢相表裏其弟光先以時焰傾結士大夫一時附其門者恐後恒欲延公座上不可得介所知餽名馬公曰家貧不能芻養復致芻秣之需公曰孱弱病軀不勝騎乘辭婉而確卒不受邑元儒劉靜修墓在溝市里荆榛樵牧公過而傷之倡同人建祠豎坊歲時率紳士掃墓復公舉邑前賢李伸張紹烈配饗祠中請於邑令鄉之人得免其徭役孫樞輔公督師榆關鹿公與茅元儀參贊帥中樞輔數向二君言公可大用欲爲推轂令

元儀來商謂先以職方題授代鹿任公曰君與鹿君從樞輔二君之才二君之志也某旣無其才又無其志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茅曰元儀辱公知身在危疆公寧無一言教我耶公曰朝野所倚重者關門一片地將相不調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君文士之雄所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耳倘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能有爲我用者元儀佩服其言後祖帥以疑懼東奔中外驚駭元儀鼓勵大帥馬世龍追還得和衷共事元儀嘗自謂可不負孫公之教而樞輔公

序公家乘亦云尹吉甫佐周宣王中興歸而飲讌歸  
功於張仲孝友啟泰實爲余孝友之張仲也公爲當  
世所引重如此庚午御史黃宗昌薦公與伯順可當  
大任請行徵聘公具呈力辭朝野重之稱曰徵君甲  
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保舉公不赴歲丙子大兵薄  
畿輔逼容城公與兄若弟率宗族鄉黨入城鄰邑戚  
友奔集依公者數十百家時秋霖土堞傾圮西北隅  
尤甚公獨領西北一面未築而兵突至卽窺其圮者  
公隨禦隨築移時而城成調和官紳以濟同舟倡勸

捐輸以保身家攻數次竟得保全於時隣近大邑俱  
陷獨容城屹然若金湯巡撫都御史張其平恤刑員  
外郎胡向化俱上其事奉旨加級擢用嗣南大司馬  
范景文以軍務聘公俱辭不赴時天下多事鋒鏑時  
傳人無安枕戊寅冬有兵革之事公率子弟門人入  
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紳士依之者愈衆公飭武備輯  
人心爲守禦計誓神告衆暇則講禮興學誦詩讀書  
修冠婚喪祭之儀相恤相觀簡而可守於干戈捨攘  
時隱然揖讓禮樂遠邇皆服其德化至壬午迄甲申

避地者三有掃盟餘話引田子春避地無終山掃地而盟之義門人有雙峯書院記其始末伯順講學江村去公家三十里兩公門人互相問業伯順沒公獨肩學統者四十年嘗攜家寓江村發明大旨寓定興之百樓者六又寓新安又寓祁州公多年旅食不問家人產而隨在能安一囊貯米屢罄不見有憂色也鼎革後嘗病瘡瘍國子監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兵部左侍郎劉餘佑以舉知薦順天巡按御史柳寅東以地方人才薦陳棐以山林隱逸薦公俱以病辭不

赴因田廬充采地移家於衛慕蘇門百泉之勝爲宋劭康節元姚許諸儒高尚講學之地遂家焉水部卽馬光裕贈夏峯田廬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若孫躬耕自給門人日進公樂易近人見者皆服其誠信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不繩人以難行之事聆其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以暨田氓野老有就公相質者公披衷相告無所吝也中州直指藩臬諸臺使者嘗過夏峯修式廬之禮公田家鷄黍惓惓以民彝爲念嘗云匹夫爲善康濟一身公卿爲



善康濟一世某力不能及民願公減一分害民受一分之利至負笈北面有千里百里至者卿貳韋布不作岐觀卽悍夫武弁聞之傾心悅服自勉於善或有以始終瑕瑜爲公咎其濫者公曰與人爲善論其現在已往將來安可必耶公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矣較七十時而密九十歲矣較八十而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非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

友能盡分戒欺求謙此是聖學實境界也考訂諸儒輯成理學宗傳二十六卷識趨學方於此見其大端矣公一堂藹然一身粹然當八十六歲之辰子孫門人正爲公稱觴公冢孫自容城抱其玄孫亦至五世遠矜內外近百人遠近咸以爲異至天性孝友兄若弟先逝已久每觸其手蹟輒爲涕零當兩先人忌辰慘容素食九十歲後猶孺慕如少年生平尤篤友誼故人子孫饑寒顛沛不能自存者見之惻然推解無倦色而成人之美終人之節風化所關自任甚力如

割股孝子趙廷桂爲助其婚娶割耳節婦孫光祚妻李氏貧得其養死葬以禮邑紳陳可成乏血胤倡議立嗣醮金經理其家諸如此事難以悉舉自之衛後有日譜卷帙浩繁宗傳外所著有四書近指二十卷孔學使刻於大梁余爲之序四禮酌一卷李居易刻於密縣張元樞刻答問於覃懷魏一鰲常大忠刻答問文集於上谷余爲之序公沒後趙刺史刻書經近指於滏陽取節錄六卷孝友堂家乘八卷舊刻於上谷讀易大旨聖學錄兩大案錄畿輔中州人物考甲

申大難錄歲寒居全集尚未授梓康熙乙卯四月二十一日終於夏峯享年九十有二前數日不能粒食整衣危坐與門人子孫講論不輟有考終錄載記甚詳沒後官吏紳士以迄窮鄉老幼殘疾貧窶之人無不奔走哭弔門人千餘里皆服心喪治葬事冬十月葬於夏峯東原衛郡六邑紳士合詞請於學使者祀於百泉書院容城紳士請祀鄉賢子六人立雅奏雅望雅博雅韻雅尚雅女二一適賈爾霖以節孝著一適楊士弘丙子死定興之難奉旨建坊旌表孫十二

人瀾淫潛淳浩溥沐浴溶漢湛源曾孫十三人用柔  
用霖用恒用楨用梓用模用榦用柱用桷用楷  
用棟用榑玄孫一人熠

魏子曰論人者當觀其忠孝大節讀書其一事也假  
令實行不孚於鄉邦不超於斯世而日取道德之言  
以自飾寧足見信於海內之賢人長者乎徵君弱冠  
廬墓固已有王偉元之風聲馳遠邇矣及左魏諸君  
子被黨網之禍一時知交削跡遠邇奉頭鼠竄惟恐  
蔓引波連徵君爲之求援於樞輔醵金於衿民雖未

能出之死地然當逆璫遮泣御前之時其勢燄亦稍  
衰減矣烏知非怵於王庭之揚也然害卒不及可謂  
善全其用者已累經徵辟終不肯就以孫樞輔之賢  
至契好友而不能屈蓋有嚴子陵邵堯夫之高致焉  
其德純故不求世知其道隆故不爲時用易曰鴻漸  
於逵其羽可用爲儀徵君之謂也世徒見徵君乙丙  
之間急於友難以節俠目之又見其講學於百泉之  
上以爲追慕姚許見其接引公卿大夫暨田夫野老  
油油然無倦色謂其和而不流此詎足以盡知徵君

那二氏之流斷臂然指覬覦長生終淪幻妄徵君不  
離人倫日用壽幾期頤子孫三十餘人和氣盈庭雖  
稟氣之異哉亦有以養其浩然者在也若其著述弘  
備兼總條貫又出之緒餘而足矣說者謂容城有三  
異人言靜修椒山與徵君也百世而下猶將聞風而  
起思親炙之恐後者歟余與徵君筆札往來雅相善  
也而終未之得見今爲之傳紀其實以俟後之君子

申鳧盟傳

申涵光字孚孟號鳧盟永年人申端愍公之長子也  
少而穎異博涉經史下筆爲文章高潔宕逸超出尋  
常蹊徑外顧善爲詩端愍公游宦四方在家鍵戶約  
束僕從不干戶外事戊寅冬地方有城守事捐四百  
餘金登陴者賴以濟壬午立觀社三郡名士畢集質  
疑問難經藝行於遠邇甲申避地廣羊山與鉅鹿楊  
猶龍鷄澤殷伯巖爲患難交會京師陷端愍公殉難  
扶柩旋襄事畢卽南赴淮上依路皓月先生時路任

漕運總督經濟長才負人望且其子妹婿也故省之  
求先人舊交作志傳墓表捧以歸丐四方名筆表章  
煌煌焉鄉居方耕課二弟誦先人遺書足跡絕於城  
市時有同邑人張蓋字命士岸然高尚以古人自處  
與鳧盟相善也詩歌倡和酒後耳熱或相泣殷子伯  
巖則自睢寧棄縣令來歸日與之遊卽妻子呼之歸  
弗顧也人皆異之鳧盟旣屢躡塲屋又痛先端愍公  
殉難而沒春露秋霜環塚而號近淚無乾土焉爲詩  
多且久自秘惜不以示人有好事者傳之遂名噪於

壇坵人爭錄寫一時紙貴猶龍楊公持以示余余曰  
此風雅鼓吹也會

詔訪前朝死難諸臣舉封墓之典余時爲諫議上褒  
錄幽忠疏共二十餘人端愍公姓名列奏中已而格  
於部議余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鳧盟乃研足至  
京匍匐座側曰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諫之力也  
余曰公道不可泯耳何敢爲德蓋鳧盟舊與余弟辯  
若相識於燕邸而余之識鳧盟實始此也自是詩文  
相往來無虛日長安士夫高才博學蜚聲藝苑者莫

不求識面願結隣巷中之車滿矣甲午遊泰山過歷下登李于鱗白雪樓劃然長嘯旁若無人大兒孔文學小兒楊德祖之意遂至大醉同遊者扶掖而返奚囊之什多奇貯焉丙申訪楊猶龍於太原時爲臬司留署中月餘每談竟夕猶龍遷豫州方伯復見之於蘇門因與孫徵君先生共發天人性命之秘或以爲鵝湖之再見也時

朝廷有詔郡縣辟舉孝行有司欲以鳧盟名應力辭之上書曰孝道至大昔賢所難光雖不肖豈敢以終

南片席爲梯榮地哉有司乃止同郡中表王襄璞爲山右方伯邀至署未幾遄歸襄璞訝其速答曰此中有高士傅青主貧居不能蔽風雨公以身下之勝於光之留多矣襄璞爲之捐俸買宅一時傳爲盛事青主者枕石漱流人也辛丑弟盼成進士選庶常教之惟謹鳧盟亦以恩貢入成均辭病不起廷試曰吾才不堪仕宦耳靳太安人卒於京奔赴不及馮棺擗踊血淚俱下風木之恨抱痛終天丙午弟煜登鄉薦教之惟謹戊申恩詔舉薦山林隱逸之士余謂鳧

盟稱其選欲公言之於當事鳧盟託弟隨叔婉辭余欲成其高亦遂已辛亥壬子連舉二子作書寄余引劉隨州詩云未知門戶堪誰主且免琴書別與人會隨叔告假歸兄弟聚首衡門反鎖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陶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焉蓋鳧盟之於詩一以少陵爲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若李空同何大復亦兼采所長其他競如也遂以詩名海內然自辛丑後不復多作古文辭不輕着筆曰翺獲未易勦襲我亦耻爲之年逾知命玩味諸先儒之書不釋手作堂聯

曰真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求放心只是敬又曰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欲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神者害多騫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於道朱雖遇而穩陸似捷而危在人自釋耳皆格言也二弟經出口授文成大家兄而兼師矣性不喜釋老解琴理鼎彝書畫寓意而無所留意也交友不濫生平同聲氣者不過數人拯危扶危挽殷伯巖於寇難凋李志濟於戍邊赴義有如饑渴

取與之閒一毫不苟晚而學益進悔名之爲累也蓬蒿滿徑長吏式廬者遜避不出官其地者愈重之邑人執贄問字者亦不拒爲之指陳大義親友至者脯菜蔬食而已不尚宴會曰是勞人奚益興至則獨酌數盃輒止丁巳六月晨起猶與客談娓娓不倦詣兩弟歸及堂楹一仆而卒年五十八或謂其數與杜少陵相符云所著有聰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荆園小語一卷進語一卷說杜一卷此二卷有余序性習圖義利說等書

魏子曰余嘗作續高士傳而嘆世之難其人也又讀先儒諸集而嘆其人我見之未盡化也若夫昭昭然浩浩然不違親不絕俗混迹風塵蟬蛻物表彈琴咏先王之風樂而忘死其所自得爲何如也郭林宗黃叔度之在東漢孟襄陽之在唐其近之矣世徒吟咏其篇什謂詩人之冠冕固不足以知之也余與鳧盟稱莫逆交其行誼至高耳目睹記之深以切故述其梗槩如此餘則載於觀仲隨叔所述不必盡詳也噫世不復見有斯人矣





卷十二  
封中書舍人句山張府君墓誌銘

別駕沱濱高公暨魏孺人合葬墓誌銘

歲進士貞復馮公暨待封孺人魏氏王氏合葬

墓誌銘

上谷忠烈祠碑銘

兼濟堂文集選卷之十二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墓誌銘

四川布政使鉅鹿楊公猶龍墓誌銘

公諱思聖猶龍其字號雪樵直隸鉅鹿人也今海內能文家無不知有猶龍氏者康熙改元公以四川方伯覲闕下畢亟旋所任時病疢及河內之清化鎮遂不起其友魏裔介聞計爲位以哭賫文告奠畧叙其出麾藩臬之故而尤悲其如是之才未竟厥蘊屬其

家焚於柩前不欲以示人也已又念公生平所嗜好復以詩十二首哭之而其孤履吉作爲行述且以申涵光之傳來固請余銘曰嗚呼余安忍不銘吾友哉自公之出也余猥竊臺端顧中遘讒訟旣不能出其氣力挽吾友於生前而僅以其文報吾友於地下則將掩袂以爲之銘而去吾友之亡也忽又一年矣公幼有神童之目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己卯以鄉試副榜貢入太學壬午中順天舉人丙戌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己授編修纂修實錄陞修撰歷任春坊侍讀學士尋出爲山西按察使陞河南右布政使轉四川左布政使以卒公天材雋妙風神卓絕舉世所不得梯攀尤工於爲詩擅晉人書法旣居禁近譽望日重而性慎許可閒與一二知己秤量人物時有貴顯以壇墀自命者公輒不肯屈一指闢者固已恚之矣

世祖先皇帝方留心翰墨召詞臣能書者面給筆札公與陳宮詹爨所書縑幅獨稱旨賞賚有加恚者益忌公將大用思有以中之會上欲破銓法積習內

外互用而公遂補外陳公亦出爲陝西布政或疑公注情風雅必不諳熟吏事若以此困公者乃其在山西也讞決精敏累年大案片言立解督若撫皆倚辦如左右手其在河南也攝左藩事革羨額給軍餉以廉潔稱居一年鹽使者力薦及遷而之蜀蜀係新造土荒不治民與虎狼雜處時又用兵軍需旁午通省權算歲所入不過三千緡無以應也公至則悉心綜理之首日募開荒立法盡善計增額至數萬一以輸之縣官而民不謂苦次日招外商平劑物價無有奇

羸四方擔負而至蜀漸復故凡四載當事交章舉卓異因入 覲賜袍服有差而病已甚矣然則天下之稱公者止以詩文爲當今之第一固不足以盡公也卽荒餘輾結欲大有以難公者適足以見公之才成公之譽則亦何益而可以止矣獨怪公歷官報最資格轉注會應內遷而廷推者再達於 御前若或尼之其根蒂之結不知何自而然今以方伯有功可紀使稍延月日以上考平進必爲卿貳將發揮其所未盡乃八年勞吏閒關殞命於車塵馬足之間也嗚呼

豈非天哉公之於詩也抉開元大曆之精髓明人中  
獨喜李空同何大復當冥搜放意動愜天然登山臨  
水憂時憫物之志無一不洩之於詩其且亭稿有六  
刻無慮數萬言入蜀以後益蒼茫蔚跂仲伯浣花之  
閒大復固不及也但其宦跡之遼遠年華之耗折竟  
與大復相上下蓋公之必傳於後也以詩而公之遭  
忌以沒也亦以詩嗟乎是則可哀也已公生平於聲  
色仕進皆不營心獨鑒別人倫接待寒素有若飢渴  
於己丑禮闈拔今講讀學士曹本榮等二十八人本

榮學者所稱厚菴先生也先是公與其友永年中涵  
光鷄澤殷岳讀書廣羊山中後居方岳每懷巖棲之  
志及病亟殷生時在左右公曰我爲庸醫所誤殆將  
不振沒之後魂魄其依廣羊乎太原有高士傅青渚  
者精醫術我所善若彼至或可以救殷生掉臂行力  
趨青渚觸炎冒雨晝夜走千里及至而公已沒公之  
知人能得士心也類如此憶余與公交幾三十年矣  
憶初相遇意氣蠡涌被酒招呼兩人卽以性命期許  
已同籍同朝風雨如晦無閒朝夕游履所至皆有歌

咏筆札往來殆成卷軸公既在外以山川契濶之故  
猶託毫素以論心及辛丑之來京師也殷殷執手淒  
然更不勝情方與余約爲他年禽尚之游乃未及而  
匆匆以死余之淺植薄蓄豈敢望公世之耳食者且  
以大家同類而並稱之嗚呼獨生是愧其亦待後世  
覽者之流連慨歎也與按楊氏之先其譜系相傳出  
自龜山有諱忠者爲始祖四傳而公之曾祖諱中明  
嘉靖庚子舉人同知杭州府祖諱若栢光祿寺署丞  
贈奉直大夫妣穆氏薛氏皆贈淑人考諱粹玉贈奉

直大夫妣閻氏贈淑人公之元配李氏封淑人有二  
子履吉官監生娶河南水利道副使劉公澍女徵吉  
官監生娶內府中書舍人李公培基女女三已適其  
二公生於故明天啓元年之八月十二日卒于康熙  
二年之六月十四日享年四十有四凡沒于王事者  
例應贈侍郎尚未題 此今將卜葬于某阡銘曰  
天之駟也而窘以繼殿之柱也而短以竊誰不公卿  
而反躓蹶胡斯文之則舒而一官之若拙爰視大鳥  
嗽兮徘徊言告螻蟻勿蝕其穴

... 其穴 ... 而 ... 天 ... 工 ... 三 ... 官 ... 千 ... 百 ... 百 ... 百 ...

清故孝廉公儀張公墓誌銘

張公諱來鳳字公儀原籍山西樂平永樂初有諱海者徙寧晉霍家庄數傳至伯州生自完字還真生子三人公其長也生而端凝穎異十六歲補博士弟子員十九歲應歲試取高等赴東鹿問業於耿大參公杲如又贊於同邑孫恭憲公丙子科考取首卷補廩中順天鄉試第四名丁丑赴春闈不第恭憲公慰之曰得失命也公益自奮恭憲公亦數過其書室一燈熒熒清談至夜分皆性命之秘也公之識由此愈弘

戊寅冬十一月邑被圍急父死室人劉與母楊暨兩  
弟婦霍章及母舅子李嘉猷婦王氏俱死已而大兵  
去自井昇出姑婦五人面色如生公泣血長號枕塊  
寢苦廬於墓側日啖粥不過一盂治葬事比窀穸四  
方來觀者咸嘆其節義孝順萃于一門已館獲鹿魏  
敬甫家教其二子雙鳳雙麟雙鳳後登進士擢侍御  
直指衛公楨固奉旨考覈舉人衆舉公孝直指旌之  
曰孝廉真品癸未上公車試期改八月入都自陳一  
門五烈部議核寔建坊旌表公自戊寅鰥居至是七

載始再娶甲申三月逆賊李自成陷京師公率弟子  
暨門人縞素哭於郊作輓詩五章乙丑至都孫恭憲  
公病留侍湯藥病革以所著書付公永訣劉太史聞  
其兩世同爨題其堂曰師忍辛卯赴赤城乙巳丙午  
在漳州仲弟丹公任所丁未歸里戊申爲弟子講通  
鑑兩漢性理太極圖說及西銘大義秋大水一粒不  
收稱貸度日怡怡如也己酉立義塚夏冬遊孔林秋  
赴西山築白石居居之冬仲弟陞漕標中軍叅將自  
山歸庚戌人日復入山冬始歸里辛亥正月將入山



有湯姓者與姪槃善來投之有風疾其還也投桑乾河而死其家訟之公醫產往爲之分理事乃解仲弟歸自漳設家晏兄弟少長暨內外主伯亞旅莫不欣欣然有自得之色壬子公年六十九歲矣撫檄各鄉村築牆濬壕公奉法維謹首先倡之報竣捐助獨多與鄉人有年德者十二人爲和睦社每月一會仿古鄉飲酒禮行之肉菜五六簋酒不過三巡而已糾合族人以地二頃爲祀田爲其高曾祖立碑暨五烈旌表始末立坊建饗堂四時躬親奠祭焉閏七月有失

血疾延醫調治不效以是月廿五日卒癸丑春正月余自郡城歸里公之子榜登堂頓首持范鹿野先生所爲狀來請銘曰余父勵學一生願得琬琰之文以垂不朽也嗟乎余與公隣邦壤相錯未及一晤公猶記丙子科試於闈中不利旣而見公中式之文而愧之在都與孫恭憲公相過從則又數數聞恭憲公稱道公勿絕暨請告歸里思一見公而未得也然夙有知公之言蓋昔年奉 詔舉山林隱逸之士余嘗語人曰如寧昌之張公儀者孝廉中真孝廉也以膺斯

舉庶名稱其實既而不杲然既有是言也桑梓親友共聞之矣是則烏可以弇鄙辭今就鹿野所狀爲之詮次而其嘉言善行固有不可勝紀者姑撮其大畧耳蓋公一生篤志經史沉潛進修不敢有一息之懈凡處館遠近十八九處授受無虛日執經問業者數百人此固公之所甚樂而不以爲疲者也其生平孝友敦睦視兩弟如左右手視諸姪如已子痛二親之沒也春露秋霜愴乎如見父還真公嗜茹終身不忍嗜茹舅氏子李士良貧困養於家爲之一再娶妻李

崇陽貧困給地十四畝從伯子龍遇害死從叔母李以饑死俱收葬之族兄鵠鳴館涿州病革爲之醫藥及卒殯之蕭寺先遣其妻女歸携襯歸葬復嫁其女族姪之彥欠糧捕繫公代爲之償收養於家仍爲之娶妻生子其於孫恭憲公耿大叅公之沒也皆有心喪之服三年如此者皆人之所難吾嘗讀史而慕孟宗張公藝蕭穎士之爲人以爲古人不可復覩矣今觀公儀行狀所載自少至老孜孜矻矻以倫常爲菽帛詩書爲性命其所言者非今人之言而古人之言

也其所行者非今人之行而古人之行也終身不失  
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蓋其於義利理欲  
之辨有卓然其不惑者焉且其講習討論教授生徒  
非但工詞章取華靡慙慙然有獨爲君子之耻其視  
世之依阿泆忍脂韋滑稽以取富貴者爲何等也世  
俗艷稱富貴輕藐道義見潔行爲善之士則相與擲  
揄幾欲束之高閣要之天理在人良知難湮德固不  
孤而蘭爲國香生於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是以公  
儀以經魁孝廉名重燕趙閒未嘗重茵而坐列鼎而

食高車駟馬出入里巷有一日之榮使鄉里小兒駢  
肩累迹瞻望咨嗟不可不謂士之至困極窮然而處  
白屋甘粗糲披卷咿唔至死而不倦不怨者良以有  
所得於中也其足跡所及半天下海內賢豪長者亦  
多樂從之遊殆與盜虛名而無其實者異矣所著有  
易經補註蒼巖集策論法存四書定字等書生卒子  
女嫁娶詳具本家誌銘

銘曰六經刪述念斯人孔壁蝌蚪孰與親超騰冀北  
自絕塵一室常懷萬物春赤城禹穴走逡逡絳帳立

雪威俊民筆禿唇焦西暨寅海若汪洋許問津著述  
不輟擬等身古文奇字校周秦栢棧几筵涕泣頻問  
黨化之風俗淳土厚水深馬鬣新公之子孫宜振振

誥封通奉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右侍郎兼內翰

林國史院學士六鵬李公墓誌銘

余兩戌與黻菴同舉廟官卽知有年伯齋巖先生顧  
以同館讀書課業少暇晷嗣後轉給諫憲院王事鞅  
掌竟未得登堂聆訓誨至今有懷耿耿也黻菴文章  
妙天下官至學士少宗伯金甌紅霧海內想望宣麻  
乃以壯歲懸車官至二品家徒四壁而霽巖先生積  
學隱德終始一致微特桑梓稱之亦海內所宜矜式  
也是安可以不述按狀公世籍江南嘉定弘治閒移

家京師爲順天人曾祖諱某祖諱某文學考諱某舉明經皆未仕李氏勤學好古操行純篤久而未發識者知其後必有達人公生而純厚狀貌奇偉廣額豐頤寡言笑然閒發論則騰蹕環偉四座盡驚讀書日數行下事父善所公及嫡母劉夫人以孝聞入黌序爲文辭熟於左國班馬下追韓柳歐蘇皆咀味其菁華不但工帖括已也一時名流咸服之然文太高不合于俗目屢困場屋毫不介意學愈力前後居善所公及兩母喪哀毀盡禮幾至滅性大京兆及督學使

者數嘉獎之公寡嗜好確然自持旣鬱鬱不得志闕地數畝種花樹襍植果蔬灌溉之餘則課子躬執經問難雖守傳註說時出新意毛鄭程朱考辨精切以故丁卯以來徽菴售公之諸子先後售公之執友及平日稱同志者或與公之子稱同年而公獨落落不合每味孟浩然十上耻還家徘徊守岐路之詩爲之慨然晚年閉戶讀書自經史以及稗官野史分類摘抄成書六百餘卷名曰雅會並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公諱方懋字六鵬號霽巖順天府文學以子貴累封

通奉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左侍郎兼內翰林國史院  
學士加二級於康熙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得壽  
七十有七元配梁氏封夫人先公九年卒男四人諸  
孫十人孫女七人曾孫五人男長曰爽棠丙戌會元  
探花及第歷官禮部左侍郎卽余同年字黻菴者也  
次曰起元安陸府知府皆先卒次日元發甲午舉人  
次日元颺孫長仙源奉天府推官次仙灝仙湘皆貢  
監生次仙潢仙流仙湄仙沅仙沘仙津仙渡孫女長  
適丙午舉人馮載餘未字曾孫曰鏞鎮銓鐸鐘嗚呼

公之嘉言善行甚衆如狀所稱教弱弟嫁遺甥推誠  
好義諸彰彰在人耳目者不可悉數而德行文章尤  
足爲世之積學力行者法至於諸子之貴顯諸孫之  
昌熾公所謂若固有之自視歆然者也以公之盛德  
其學深邃非淺隨薄蓄者可窺使余得聞其緒論必  
有開發愚陋以達於昭曠之域者而竟以塵勞汨汨  
失之是則余之仰止弗獲咨嗟涕洟者也昨歲余過  
孫北海少宰芥舟見架上有書數十卷詢之曰是霽  
巖先生雅薈也余倉卒涉獵光怪陸離知爲奇書語

北海曰是當必傳北海亦深以爲然嗚呼德行文章  
兩無憾者非先生耶先生雖居京師然老屋數椽在  
沙窩門內最號僻遠知契者非覓駿足齋糧糗往往  
半途而返公則居之數世不移卽此可見先生高風  
逸致如鷗鷺翱翔於寥廓也余又何足以知先生哉  
元發等將以康熙 年 月 日扶公柩與元配梁  
夫人合葬於廣渠門外觀音堂村祖塋之新阡爰龔  
石爲銘銘曰于闐之玉出彼流沙磨礪淬厲瑞于王  
家煌煌芝草蔚其三秀梗楠杞梓天室之構公獨何

爲嗜古去財筭燈鑿壁積德不回佳城鬱鬱達人所  
寄宜子宜孫永錫不匱

高母王太淑人墓誌銘

高母王太淑人墓誌銘

太淑人王氏名族之女少嫻閨訓精女工聘于韓城  
贈中大夫高公諱愉號泰吾府君今兵部督捕侍郎  
弗若之父也未及歸而高公有失怙之慘服除乃娶  
是年甫十七敬事姑如母姑性好善喜施委曲順成  
無弗如意以織紉之資佐夫攻苦詩書學日以懋姑  
遘疾與中大夫府君焚香禱天通宵不寐及歿哭泣  
辟踊哀毀幾至滅性分爨時家用未饒元旦及令節  
拜掃貧不能多肉則兩截而以竹綆聯之恐滋不掩



豆之恥也姑在日勤於紡績遺有紡具線囊而爲鼠  
嚙壞垂泣補綴之懸于寢室曰使子孫勿忘本也歲  
大荒中大夫府君以粟活人再饑賣院以賑值寇變  
修築敵臺皆力贊之遂其願辛巳中大夫府君以疾  
終地未卜弗獲襄事越三年弗若登第母大愉悅值  
寇變亂道路阻塞弗若不得歸里母撫柩傷心曰是  
不可待也促治棹乘閒以葬嗚呼太淑人可謂達權  
通變而不拘於常者也弗若歸而號曰天乎吾尚可  
以爲子哉太淑人慰之曰兒奚咎大亂時恐有不測

我以義爲之兒孝思真至追遠之誠何歉嗣後弗若  
爲評事於京偶寄簟席布縫之而皮焉寄衣服原袂  
多不拆曰汝大母未得服吾不忍衣也一被蓆數十  
年不易破而補以布終不易弗若受恩賜令蒼頭齋  
以爲壽封識不動曰俟其歸以散諸親昆季也順治  
壬辰弗若迎養京邸時爲諫讓大夫凡有疏草必詢  
其故云可乃上否則止乙未分校禮闈囑以取人大  
典勿負 朝廷選聘弗若遷大理少卿詢之曰此汝  
做評事時衙門耶所理犯人中  
有冤者卽係難民當

以汝母避難時存心若不能平反非汝父賑濟與汝  
大母施捨心弗若奉教惟謹丁酉弗若以府丞督學  
仍提調順天鄉闈母病甚促弗若適往治公事曰汝  
勿憂汝去我病自愈既而果愈弗若陞通政使母思  
歸秦弗若請假歸一路皇華授館板輿依依母子之  
樂融融洩洩見者嘆而慕之曰賢哉母孝哉子也至  
里建祠宇植松楸祭祀必親假期滿弗若顧戀不去  
母促之曰王程不可遲也至京擢兵部督捕侍郎每  
寄書爲國爲民忠卽是孝况此衙門尤民命所關汝

其慎之旣而弗若以養親告歸母執其手曰兒歸孝  
我耶汝大父及父所行善事汝力紹之所存詩文汝  
早纂之戚里匱乏汝量賜之是之謂孝也若朝夕饗  
娘我性淡泊亦勿庸鼎牲爲及病將革猶以族人諸  
兄弟爲囑嗚呼自蘋蘩之詩見咏於周南教子勞逸  
誌燬于左氏其後奢侈相尚靈範之克修者或寡富  
貴驕人簞食豆羹見于顏色丈夫或不能免如劉孝  
標所謂不費半菽落一毛而坐視三黨之窮困比比  
然也今觀太淑人之嘉言懿行初無一毫矜飾効法

古人誠懇儉朴本于自然樂施尚義娓娓若終身不倦愛子至矣出於義方天性自然也所謂女子而有君子之行者太淑人無愧焉弗若自韓城二千餘里以狀來請余銘曰先母窈窕有期匪大仁人嘉惠以文則無以表壺範也余謏劣何足以發揚太淑人之德惟是太淑人狀內所載誠諭之語再四覽之多有似于吾母張太夫人者是以吟諷之際有痛于懷不禁洒淚之盈几也猶記弗若請養西歸日余贈之詩曰梧垣十載著鴻名樞部慇懃念獨惇爲憶高堂親

菽水因辭北闕事漁耕龍門急浪河津接太華仙峯紫翠橫忠孝兼成推國士須知金鼎需調羹余聞太淑人有孟母之教故以河津之學調鼎之事望弗若非諛作也今倏然五載而余遂銘太淑人之墓嗚呼太淑人有德子賢且孝不待文而傳而彤管之義留之貞珉垂諸後禩其亦知本原之有自乎太淑人生于故明萬曆丁亥五月十九日沒于康熙四年十月十二日以弗若任順天府加一級覃恩太淑人享壽七十九歲子辛胤卽弗若癸未進士官兵部督捕右

新濟堂文集卷之十二 前江書院錄  
侍郎子女嫁娶具載今將以康熙五年三月十六日  
合葬于中大夫泰吾府君之塚余與弗若曾同官爲  
友是則宜銘

銘曰匪慈之資仁何沐匪儉之師德奚育豐于財而  
恡於睦達於宦而念其夙嗟世俗之碌碌惟太淑人  
卑以自牧裕其後昆遵厥初服是宜子孫繩繩徵余  
言以爲俶

錢母贈太孺人趙氏墓誌銘

贈太孺人錢母者侍御錢君延宅之母也先是侍御  
請假獲俞蓋以葬母故余時掌院事知之最稔侍御  
以其舅氏趙官允狀來請余銘兼讀侍御所爲附述  
不覺洸瀾泣蓋當母見背侍御裁六歲耳迄今踰三  
十載而後葬葬之日侍御年四十有一矣故其言至  
悲慟余感侍御之孝且余固失恃之人也能不感而  
且泣又曷敢不以文辭按狀太孺人姓趙氏爲吏部  
侍郎諡文毅公之女孫文毅當江陵柄國奪情事起

首疏劾之杖闕下後累遷吏侍科第蟬聯以文毅直  
節固應有後乃刑于微媿猶迤演而及于其子之女  
且及于其家也太孺人之父曰叙州守文度公母曰  
何大淑人太孺人生而羸弱時不勝衣爲何所憐愛  
及長歸于錢爲今封監察御史嗣聖公其舅曰湖廣  
憲副仍峯公姑曰趙夫人卽太孺人之從女叔也太  
孺人婦道克修承顏伺色不以親故少懈而肅賓祭  
治酒灑內外皆稱其勤封公雖貴遊乎嘗鍵戶鈔書  
夜分不輟太孺人篝火佐之不言倦其于臧獲媵御

也悉心以待戚有恩澤然坐是而病亦劇矣以娠後  
血腫病益甚然神觀爽然家人皆冀其少閒已竟卒  
年而戚黨老幼無不哭之慟者母何太淑人指六歲  
兒輒嗚咽不能出聲封公傷心伉儷乃不復娶侍御  
孤露嘗養外家其言曰嗚呼吾母之不克見也不見  
而思思則惘惘如隔世但憶兒時嬉戲床第聞母擲  
一梨亟掖之出恐驚吾父寢及戊辰出就外傳歸母  
命背所誦書輒了了母喜甚摩額置諸膝者再嗚呼  
母亡三十年矣春露秋霜泪盡繼之以血音容渺然

今胸臆裁誌此兩事耳豈不痛哉蓋余得之於附述者如此侍御起家行人擢今官太孺人尚藁葬侍御以王事靡盬西出秦川攬轡閒未嘗不中心搖搖及茶馬報竣始得請假襄事嗟乎以太孺人之賢而不幸以夭夭而家道幾中落矣漆燈單襯寂寂于荒郊淺土之間者又三十餘載彼富貴繁華者彫謝知幾許乃六歲兒讀書成立繡衣持節歸守宰以下負弩矢前驅營馬鬣修芻靈邑人士觀者莫不稱孝謂錢氏有子太孺人之遺也嗟乎太孺人之目可以瞑矣

矧侍御年正疆行益淬以成文毅公之宅相語曰美必歸其所生則太孺人之綸綍重褒當必有日而又何生死之異視哉太孺人生于萬曆辛丑年二月二十日卒于崇禎戊辰年九月一日年二十有八子二長卽延宅順治壬辰進士今任江南道監察御史娶張氏贈孺人先卒女二一適太學生周王臺一殀孫男世嚴郡庠生延宅出餘詳狀中初延宅官行人已得贈其母爲孺人今用御史覃恩改贈太孺人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葬于殿橋之新阡余前掌臺端與侍

御有相成之雅遂綴其梗槩歸之俾繫于麗牲之石誌已復爲銘

銘曰胡譽之封則婦道之章胡嗣之昌則姆教之良虞山紀堂馬鞍在陽尚湖深浚鬱鬱靈光將無忝爾祖以女蘿附文毅公之賜藏繫惟令子克剪松區而三十年來所涕雪而徬徨鏡詞潛闡爰表流長昭茲孝德永矢勿忘

前中翰姜公暨元配賀孺人墓誌銘

康熙丙午秋余暫假還鄉適丹陽姜子允茂來謁以頭搶地涕泗橫臆有所欲言則手其大父中翰公暨妣賀孺人行實云將卜吉舉柩合葬于鹿庄之原窀穸有期請爲之誌噫余與公雖生不同時然素聞庭訓於趙忠毅公文集中景其流風餘韻心焉嚮往者已久茲舉也義不可以辭遂損益其狀而爲之誌公諱大受號抱宏世居於雲陽之勝村里其先有宋時稱平陵望族隨駕南渡爲郡馬公至勝國初年安十

公樂雲陽風土始占籍焉後多科第顯官大江以南  
推姓族必曰雲陽滕村姜氏公之曾祖三溪公則其  
創發者也三溪登嘉靖辛卯鄉薦連守茶陵茂州潔  
已愛民兩郡尸祝至今以名宦俎豆學宮公祖文學  
近川公父處士復吾公母蔣太君公生而英偉丰采  
動人修貌美髯溫言至行軒軒如明月入懷幼時就  
塾口授經史朗朗成誦既長以經明行修爲學者師  
無何處士公棄養同室有操戈者公跪告其母曰此  
不可以口舌爭也吾寧遠避之有婦在母不憂甘旨

也孺人雅得姑意未寒絮絮將旦調羹代俱乎職太  
右安之神廟中年癸巳京察及攻稅監爭國本者俱  
奉旨禁錮士大夫閒居無事留都新安暨荆水攜李  
書院相望相與講學其中公皆負笈從之每發一難  
鑒一義諸公嘆服以爲不及一時若韓蒲州葉福清  
趙高邑鄒吉水尤所折節天啓末年璫焰熾甚伊時  
縉紳號強項者或死或杖或戍公獨侃侃然百計周  
旋卽料虎頭將虎鬚所不恤也崇禎改元公以能書  
供奉武英殿聲氣益廣乃以盛名招忌含沙被誣一



時在朝君子咸爲不平尋有廉知其人者欲爲公疏論其事公力止之請假歸怡情丘壑課子弄孫意泊如也會有詔各舉所知當事咸惜公才欲奏書薦公皆謝却之公爲趙儕鶴先生受業生趙先生死公冒禁送喪徒步千里事平以先生遺稿未梓破產授工流傳海內肝膽生前表章身後公于師友可謂兼盡之矣他如拯族荒恤孀妹撫遺甥親朋然諾棄千金不顧皆公之餘事耳賀孺人生於名門賦性溫淑于歸之後治家嚴明朝夕拮据公以道廣好遠遊賓朋

絡驛夜半猝投而庖厨整暇方員畢具曾不聞有叱咤聲居常孝養姑媪潔齊粢盛延名師訓于弟公私內外不以煩公可謂女丈夫矣辛巳元旦公肅衣冠拜祠下與族宴會偶得微疾越數日呼諸子而語之曰吾殆不起矣吾以布衣爲翰墨侍從先世田產不落尺寸三子咸成立年已七十安所不足乎目遂瞑以此觀之公胸中真坦然大虛無一物得縈繫者啓手足之日一榻蕭然四壁如洗惟以多財損智爲遺戒蓋氣節才望表表當時而尤篤于友誼盛衰燥濕

不以易懷至欲捐生死以赴之以是天下推爲長者而終身學力亦于此而見其大也賀孺人亦旬日下世蓋白首同所歸云嗚呼公之沒也於今三十年矣余與公雖未及謀面然忠毅公余之至親也溯厥淵源見公之後殆如見公焉或有以公位不滿其德嗣君用不盡其才而家道中落門庭衰薄爲公惜者予不謂然昔公之意氣卓犖天壤今清白昭垂子孫林立玉茁蘭芽天之所以昌大其後者正未艾也夫何尤焉爰爲之誌銘復據實以表之曰有明正士武英

殿中書枹宏姜公之墓嗟乎余讀漢書李固王成之事每爲流涕若公之執義不含有古人之節鐫刻遺書增光琬琰雖王成之節何以加焉趙氏有孤設上賓之位而祠之固其宜也昔趙忠毅公表先外祖光祿卿張恒華公也曰正人余茲表公曰正士君子與君子爲朋千載一日百世如生也信夫

銘曰鷹揚之後才卓犖文如班馬詩韓毛書鍾王兮氣離騷桐城應山喜遊遨求師立雪在古鄙死生不忘捐血營高文壽世稱人豪仁人義士清揚標鹿庄

之原映江潮咏楚些兮英魂招

人英士奇勳縣風五

原華銀屏州山喜

日烈烈之公木阜學文

林十為開子輝一日百世

和眼與華公也曰五人余

貴之而面師之固其宜也

貴飲水與菜蔬王知文酒

事我為成哉昔公之時美

與中書以外志美公之墓

封中書舍人包山張府君墓誌銘

公諱金龍字礪汝號句山本江南巨容大族也六世

祖諱奎者由孝廉宦楚北流寓於沔因家焉及其曾

祖文翰公隱德仁心惠及鄉閭至其王父五美公負

性豪邁輕財好施孤寒待以舉火者甚眾延至厥考

承圭公潛修力學不事生產家業拓落生子五人府

君其次也承圭公感異疾府君侍立左右衣不解帶

迨病篤延醫祈禱日計無效到殿調羹病以漸愈延

壽二載遠邇稱頌咸以為真孝子及承圭公卒府君

泣血水漿不入口戚里咸勸慰乃不至滅性云棺槨  
衣衾窀穸之事竭力盡誠不留餘憾弟三人皆在襁  
褓中府君撫愛長養教誨婚娶成立而後析箸也學  
龍列名膠庠尤有名譽未遂飛鳴其卒也府君痛惜  
之伯兄性慙急府君事之恭順弗懈友愛無閒幼讀  
書敏慧淹貫經史得其肯綮爲文挽筆立就髫齡入  
黌宮一試卽食餼絳帳談經遠邇之士多負笈從學  
焉凡七入棘闈屢中副車不獲正額然不以得失縈  
懷也庚子歲薦值

今上龍飛改歲爲恩壬寅入國雍見賞於大司成瑤山

張公每試冠多士考授一職不欲以明經終己西試  
楚闈仍不利府君於是喟然太息曰余於舉業揣摩  
備極苦心矣試之不利予無如命何心之不動命其  
如予何乃耽飫於詩學枕藉李杜沈酣騷雅鍾譚之  
選亦兼收而並采焉爲古文詞以左馬爲師手不停  
批口不停吟以爲平生之所好在是焉課子尤惓惓  
午夜篝燈與其寢食之溢鄉會試皆以第五魁春秋  
之滙博士弟子亦非池口物也之溢復以文與書高

等考授中書舍人西清載筆黻黼

皇猷遇覃封封府君如其官元配劉封孺人顯親揚名  
則府君義方之教著矣先是之溢告余家嚴廷試過  
上谷讀夫子忠烈碑銘未嘗不泣下沾衣也曰此文  
同金石不朽安得登堂一見先生大慰平生乎余唯  
唯心竊識之今春之溢踵門而泣持狀以請余慕延  
陵掛劍之義遂弗獲以弁鄙辭乃卽其狀而叙次之  
大約府君性耿直言行務合於理無所瞻顧見鄉里  
間有爲不善者深嫉之見於顏色人或謂其惡惡太

嚴府君不爲意甚至爲不悅者雀鼠府君虛舟遇之  
至於親友有急難則如拯溺救焚不惜貲財郡有大  
利害必約衆公舉興革得宜士人以爲儀型標準而  
已未嘗有德色也淡泊自守食不膏粱衣不羅綺督  
農課子以是爲常每樂鄉居怡情物外而勤儉所積  
家道亦漸充裕復祖業又善攝生不事呼吸吐納精  
神強健如少壯人乙卯之秋偶冒風寒漸至不起遂  
卒寄詩京邸云作書筆欲癡不得見兒時樹靜風將  
折陳情恐已遲勉以忠孝可爲居喪以禮也悲哉

銘曰大隱有林小隱有林煙雨樓中抱膝長吟滄浪  
之水白石岑岑彼其之子錫類情深授經名世攄藻  
獻琛抱璞未遇氣峻千尋汚水不竭達於漢陰後昆  
永蔭玉樹森森

別駕沱濱高公暨魏孺人合葬墓誌銘

公諱光猷字潤仲號沱濱世居寧晉城北之曹古疇  
祖九二公諱推萬晉丁未進士累官至太常卿推生  
柱河公諱去奢崇禎丁丑進士累官至大理丞俱崇  
祀鄉賢入名宦母王孺人生十子公行二幼而岐嶷  
讀書能見大意每聽講解輒能觸類旁通會悟甚速  
杜河公愛之十五歲入邑庠學博而多通常往來鄙  
南登城眺望撫然懷古與余論文有水乳之合王太  
孺人寢疾公妹尚幼孺人泣囑曰我止此一女爾兄

弟善調護之公泣而受命其後適高邑趙玉書孀居無子息公數往來視之饋遺無虛日不忘母臨沒之言也居喪踣踊號泣毀瘠骨立人稱其孝隨柱河公令涇陽時流氛孔熾公戎衣登陴寢食城頭以佐其守禦城卒克全寧邑荒歉請於柱河公捐粟以賑親友待以舉火者甚衆壬午食餼同孝廉張次白諸友下帷攻苦咸推服其殫思之密而用力之勤也癸未甲申之間寇起刼原柱河公攜家北避東鹿以家務委之曰善視祖宗家廟墳墓勿驚我先靈也乙酉柱

河公以侍御督學江南公佐之閱文篝燈午夜列前茅若多知名士壬辰以拔貢入國雍旋考別駕仍歸里侍寢膳余爲冢宰時曾走書勸其仕進公曰吾祖父累世清要而甘以一倅老乎且徜徉山水閒耳居家教子居敬爲文法先輩立行守先誠勿效世俗裘馬輕薄態居敬遂成孝廉教授宣府臯比多士遠邇蜚聲常病痰治之弗痊一足不利移居柱河公所遣知安山房每日能知妄則無妄矣敢不凜庭訓而朝夕自警優游繩床者十餘年然終不能起遂卒待贈

孺人魏氏卽余姊也幼而穎秀端謹婉孝承顏無違  
女誠諸書讀之立解及笄于歸姑性嚴峻獨得其歡  
心於娣姒之間油油如也咸稱述無閒言王太孺人  
捐舍時家務倥傯一切含歛之事盡其哀痛親授居  
敬句讀不假顏色農桑耕穫督課得宜惟勸沲濱力  
學未嘗片言相拂也不幸晨起偶覺氣滯無疾而歿  
焉生卒年月子姓云云居敬將以康熙十六年四月  
之二十七日合葬公與魏孺人於曹五疇之祖塋禮  
也余旣叨至親甥居敬以給諫鹿野范公狀來請乃

叙次而銘之

銘曰抑鬱誰語時命不猶利器不試終老一丘折腰  
可恥人世焉求杜門却掃莫與爲儔辟纊舉案名門  
好述和丸畫荻克紹箕裘瓶墜玉毀才智則優瘦陶  
之北蔚其松楸魂鬼愜適無閒明幽我幸銘之涕泗  
橫流



此處有非常模糊的印文或殘存文字，因字跡不清，無法辨識其內容。

歲進士貞復馮公暨待封孺人魏氏王氏合葬

墓誌銘

學可以修之於己而遇不能必之於數是以董仲舒  
有士不遇之賦劉孝標有辨命之論洵以自古以來  
人之富貴貧賤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或高  
才而無貴仕饗養而居大位造物者運之而趨達人  
安之盡其在己者而已矣若貞復馮親翁者其亦學  
修於己而艱於遇也公諱端棋字貞復別號亦呂大  
司寇鐘華馮公之孫也司寇公用刑寬恤有聲於明

崇禎年閒仲子道隆以庠生恩廕歷任南京刑部郎中恂恂長者也生貞復爲長子幼而岐嶷出就外傳勤於誦讀無兒童嬉戲態年舞象補博士弟子員尋食餼奮志青雲卽欲脫穎而去乃入闈不利己卯遭母喪哀毀骨立幾至滅性以父宦游金陵家務襍沓綜理詳密值荒歲人相食資用裕如其贏餘濟親友之不火食者甲申

皇清定鼎卽中公有東山之志貞復事之彌謹朝夕侍側愉色婉容得其懽心焉庚寅卽中公捐館舍痛不欲生勉強溢米粥而祭葬遵朱文公家禮毫無遺憾服闋肆力於舉業王唐瞿薛諸大家下筆千言立就督學使者擊節嘆賞拔置前茅邑侯高郵朱諱之焜者尤奇之曰此席上之珍荆璧隋珠也自當啖紅綾餅而看上苑花矣乙未貢於成均戊戌考授訓導非其好也癸卯之後文尤騰踔滔滔汨汨以傳註之理抒古文之辭自期必捷卽閱者咸欲持左券而竟不售遂喟然太息曰吾之不得志於時也命矣夫何怨尤爲聚徒講學口授經指著爲講義多所發明又哀

集其所作制藝定爲百篇以示諸子曰吾非敢享敝  
帚以千金抑生平心血在此藏之笥中以志螢窓雪  
案之意云耳丁未染痰症半身不遂扶杖出入課子  
讀書時爲訓解閒命巾車東臯督課農桑觀漳水湯  
湯大陸浩浩不勝感慨幾於阮藉痛哭矣丁巳暮春  
自念及身後事曰余殆將不起也逾數日病劇醫藥  
罔效遂卒家兄竟甫爲大司寇之孫婿余自垂髫時  
卽識貞復而仕路馳驅相隔四十年矣令子如式如  
山因慧弟舍姪以貞復弟承祺狀來請銘余以年親

之誼不得辭因狀之大畧並以素所聞者而叙之夫  
約近世公子習於閭閻之勢往往驕奢淫逸棄詩書  
如牆壁溺匪碎若膠漆告以守身修德繼續書香亢  
宗象賢之道則視以爲迂濶以是墮其家聲爲鄉黨  
所姍笑而彼終不之悟也今貞復以尚書之孫部卽  
之嗣固五陵貴公子流也師友之外罕所交遊凡裘  
馬聲色弋獵博奕紛華靡麗之習一無沾濡其言曰  
吾於布素相安非矯激沽名也孜孜矻矻終其身惟  
墳典縹緗之是究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此其迥異

於世俗而卓然有以自立者矣雖屢試不售艱於一第所謂學可以修之於已而遇不能必之于數者又何憾乎令子翩翩玉樹天將發之以償其未竟之志也公生于明萬曆丙辰年九月二十六日戌時卒于清康熙丁巳年三月二十八日丑時享年六十有二元配魏氏余高叔祖兵部左侍郎總督三邊謙吉公會孫廩生洪基女無驕志無傲容祇事姑舅克相夫子內外稱其賢淑遠近奉爲壺範芳華早謝悼亡與哀生於萬曆乙卯年六月二十三日時卒于崇禎

癸酉年四月初七日時享年十九歲繼娶新河歲貢生王毓震女子婚嫁詳在狀中

銘曰篤於學矣惜未得位襟期古人擔當大事司寇家風文藻深邃息影考槃環堵而喟易盡者年未酬哲志鳳毛蔚然可稱令嗣幽人之貞懋此吉地

上谷忠烈祠碑銘

余嘗驅車渡白溝過范陽蕭蕭之水聲猶在耳望即  
山秀峯插天翠色欲滴荆軻田光郭隗諸君子未嘗  
不流連於懷若乃元之靜修明之椒山今之鍾元尤  
爲挺然不羣則慨然太息曰上谷多君子殆燕南趙  
北之闕里也乎丙午秋杪請告歸里丁未春事竣北  
上至保陽家遭陸挈子步行至西郭指點新營祠宇  
告余曰上谷忠烈祠也正堂三楹所祀者何太守見  
元何公諸人也兩廡所祀者何義民某人等也後屋

所祀者何烈女某人等也嗟乎明季當癸酉前猶然全盛之天下李自成張獻忠初不過饑民逃兵漸成燎原之勢至不可收拾糜爛中原窺伺神器向非我皇清大兵勦除固已儼然稱帝矣天爲之乎抑人事所致也獨是明之養士將三百年高城深池材官騎士繡錯林立乃賊自入潼關以後所在響應除太原榆林寧武三處孤城血戰死守外餘皆望風奔潰莫敢少嬰其鋒而上谷彈丸黑子內無授甲之衆外無犄角之師獨登陴固守力竭城陷文武士大夫男女死

之者數千百人皎然之志華于日月毅然之色堅于松筠豈非節義文章被服在躬之有素而造次顛沛之弗離者乎天地星精岳氣降生於世則爲偉人碩士或垂紳正笏繪形麟閣或刎頸刺心洒血疆場其義一也曩

祖章皇帝文武聖神幘幪六合深恤殉難之臣不以亡國見遺介昔在諫垣曾有褒錄幽忠一疏范質公等二十餘人俱蒙 恩恤載在秩典惜余固陋當日未及以保陽死難諸公列諸奏牘俾忠魂鬱鬱于九泉

也乃今太守諸使君倡之郡之諸君子和之吾家蓮  
陸匍匐奔走拮据卒瘞以成之詎徒爲已死諸人揚  
其烈哉凡以廉頑厲懦使後世有所興起也其于裨  
益風化豈淺鮮哉諸公死于二十年之前是祠建于  
二十年之後所謂待其人而後行者歟初創于康熙  
丙午九月成于丁未四月太守楊公某三韓人郡丞  
常公大忠太原人通判黃玉鉉梁山人司李衛運陽  
韓城人郡後學魏一鰲新安人其餘捐貲好義者附  
名碑陰乃爲之銘

銘曰斗極之下尾箕縕博大爽磴勢蜒蜿上谷易水  
御名存山何崩劣波潺湲篤生真儒翊乾坤軒軒霞  
舉鸞鳳騫孤城後亡死猶欣穿齧透爪積煩冤高闕  
巍巍閉九關不周崩兮空遊魂七族湛兮妻孥燔椒  
山爲鄰榱桷尊銘雲根兮矗高原

山亦嶽對峙前峰連勢谷高風  
巖巖閉火關不阻亂空鼓賦  
舉登鳳臺慈航舟孤嶽解寒  
賦谷小山向嶺表野霧對生  
發日平林茂下泉其露世大  
爽源發與嶽上谷是木



